通志堂經解

D□ 12
1.411
410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五十五

校人中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鍔曰用木相交爲圈檻以制禽獸之出入者謂之校校人掌馬官之長制馬必以校字從木不從才從才則音教或謂校比其數非也

薛平仲曰自戎右至馭夫凡九職掌五路之車自校人至圉人凡七職掌五路之馬先王時國馬足以共軍公馬足以稱賦周制六軍所謂馬牛車輦者皆因歲時以數之若校人而下所謂須馬者非分須於民須之卿大夫之從軍旅也是以至馬之政校人必以中大夫而較視之趣馬則趣走以養乘之巫馬則相醫而攻治之阜蕃於牧師計數於廋人圉師既教圉人以養馬矣圉人則役圉師以教事

焉馬有駑良之不齊人有多寡之不一官有崇卑之不同事有詳密之不類其養之也至其教之也悉此馬政之在周爲不可及也

總論馬政

呂氏曰自黃帝堯舜觀象立制服牛乘馬自此馬始爲用放三代之制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立國制賦之法莫不以馬爲本所以乘馬之法在古今最爲精密然大而天子次而諸侯下而大夫乘馬之數多寡不同細攷當時之數所謂牧養之馬有養之於官有藏之於民如丘甸歲取馬一匹之類皆是藏之於民不仰國家芻秣如有事田獵征伐臨時徵召在天子之都諸侯之國大夫之家未嘗不自蓄馬此是養之於官者舉此一件論之便可見天子十有二閑先儒論數謂不過三千餘匹衛文公承夷狄

所滅之後新造之國未年亦至駟牝三千若以制度論之衛以諸侯之國又當殘亂之餘其他國未及論如何便及成周全盛乘馬之數所謂天子十有二閑是養之於官者衛文公所謂駟牝三千舉通數言之又以當時春秋戰國論之如鄭西宮之亂子國爲盜所殺子產以車十七乘出計賊子產當時謂之百乘之家若是徵求馬於郊野之間盜賊卒至如何便得集所謂十七乘之馬乃是育之於家者以此數事論之三代馬政固有在官者必有在民者數之多者在民平時無芻秣之費數之少者在官征伐無不至之處當時法度最爲詳備到漢家所謂三十苑之馬亦是官司所養之馬若是其他郡國民間養馬雖多亦是養之於民如衛青霍去病之徒伐匈奴有所謂官馬有所謂私馬則其制尚存到後周隋唐之間治兵之制天子閑廐

監牧馬非不盛然府兵未嘗給馬初不過給之以錢使府兵自買馬若是不過衆人共出錢買馬以此知尚有古人遺法後來府兵之法漸壞府兵貧不足以買馬然後方以監牧之馬給之乃是制度之壞如此

掌王馬之政

孫氏曰車曰王馬以別其在民者先王寓兵於農隱武於國凡征行調發車馬器械所至必具縣師受法於司馬作而赴之不待仰給於官然散於閭里未易猝集蓄之官府當爲豫防蓋不特祭祀賓客之須使命出入君恩賜予之用校人等馭夫之祿且曰宮中之稍食則十二閑在宮中矣○鄭鍔曰校人所掌自天子而下有邦國之閑有大夫之閑特以掌王馬之政爲言足乃尊王之義○鄭鍔曰王馬之多必有政以治之辨其物色使之勿雜而養之必有其所乘之必有其人是之謂政○鄭康成曰政謂差擇養乘之數月令曰班馬政

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

鄭康成曰種謂上善似母者○鄭鍔曰種馬者馬之最善有其種類使生生不窮以之差之玉路駕種馬○鄭鍔曰王齊道田則以車名馬獨王路之馬不名則種馬者駕玉路之馬特以種言之見其最尊非衆常馬駕也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鄭鍔曰馬有良有駑駑者馬之卑下奴在人下者也以供凡乘載之任不可與良馬比○王昭禹曰其毛其足其力皆所謂物也司馬法曰宗廟齊毫尚純也田事齊足尚疾也戎事齊力尚強也此其物不可不辨○鄭鍔曰馬之屬凡各不同或欲其毫毛之齊或欲其足之齊或欲其力之強隨所宜以擇相從可也故名一物而使不雜

凡頒良馬而養乘縛詩之反

鄭康成曰馬三皁爲繫音係繫一趣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

鄭康成曰良善也善馬五路之馬○王昭禹曰頒良馬則頒之于園師園人趣馬馭夫僕夫也○鄭鍔曰養之冀其繁盛乘之冀其調良乘馬一師而四圉之則牧馬之僕也師則教圉以養乘之法也四馬爲一圉則養之必專四圉爲一師則教之必審合三乘爲十二匹則同一阜傳曰牛驥同阜言阜隸之所掌也○王氏曰趣馬下士阜一人而不散之義○王氏曰繫一馭夫則中士一人○賈氏曰案馭下士四十人正充此良馬之馭夫大中士二十人廄則數至於此而已終既也先儒謂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於易乾爲馬天子之馬應爻之策其數盡於此故以廄名之○易氏曰鄭以僕夫爲上士非也玉路之僕曰大馭金路之僕曰齊僕象路之僕曰道僕木路田僕也革路戎

僕也總而名之爲僕夫五僕中惟道僕田僕爲上士大馭戎馭爲中大夫齊僕爲下大夫豈皆上士乎不然則良馬五種既以駕五路所謂僕夫者非五路之僕而何○鄭鍔曰合六廄而成一校而六廄又分爲左右則十二閑矣◎劉氏曰以中大夫二人爲校人是謂馬六種十二閑○易氏曰六廄成校則一千二百九十六匹也校有左右則二校爲十二廄凡馬之數當計二千五百九十二匹鄭氏謂校變言爲成者明六馬各一廄而王馬少備也由此觀之則良馬五種分爲十廄駑馬一種分爲二廄一廄之馬凡二百一十六匹則二廄之馬爲四百三十二匹矣以良馬一種而在二廄者四百三十二匹則五種十廄合二千一百六十匹外二廄爲駑馬一種當四百三十二匹正合十二廄二千五百九十二匹之數

鄭鍔曰自圉師而上則有趣馬有馭夫有僕夫有校人各掌其養馬之事○黃氏曰康成謂六馬各一廐校有左右則良馬一種者四百三十二匹駑馬三之則爲千二百九十六匹蓋欲牽就詩之駟牝三千非也馬官列職圉師趣馬馭夫僕夫僕夫蓋自田僕而上至大馭是也良馬六繫爲廐廐一僕夫大馭戎僕齊僕各二人道僕田僕各十二人通三十人六繫馬二百十六匹三十僕夫則六千四百八十匹也種戎齊品貴難得通六廐耳然六廐成校校有左右則一僕兼二廐也良馬合左右校爲一萬二千九百六十匹左右各五校也戎僕二人則戎馬四廐矣戎馬不止四廐此蓋選馬材力絶品以駕王路者○薛氏曰駑馬三良馬之數則二校之馬獨有一千二百九十六匹故六種十二閑而其數三千四百五十六匹此駑馬之在廐者亦三倍於良馬之在廐者也何者良馬駕五路之馬養之不可不專故二廐之數雖止乎四百三十二而不爲寡駑馬其用甚微故二廐之數雖極於一千二百九十六而不爲多○黃氏曰良馬之數因僕之列官而可計也馬三皁爲繫繫一馭夫良馬當二百六十馭夫而列官六十人蓋以選取試車從車使車合六十乘故以六十人列職其餘則與趣馬圉師因馬而計其數爲可見也○鄭鍔曰必三其數者蓋駑力之所駕服者其事不一惟多然後於事不乏

黃氏曰駑馬八廐八師八趣馬鄭皆改爲六未必然自八廐積而爲一馭夫爲馬一千二十四匹三十八馭夫則三萬八千九百十二匹三良馬之數多三十二匹耳良馬共王駑馬給乘國馬者與輦輓駑馬無僕僕御王也廐養馬之序閑置廐處若今監牧也良駑分居十二閑其或多或寡不可知而良駑必異處良馬占地狹是爲可知者此皆據經文不改字於義爲安

王昭禹曰良馬自圉師至於校人則以中大夫爲之其官爲稍尊駑馬自圉師至馭夫而止者以其材下於良馬故掌養乘之者兼其數而掌其事則官至於中士之馭夫而已然八趣馬則一馭夫掌之亦兼總於校人矣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

鄭鍔曰閑防也不曰防防以防其外入閑以閑其內出防馬者使之無自內而逸出耳○鄭康成曰凡馬每廐爲一閑○易氏曰天子有十二閑謂六廐成校而校有左右故十二也邦國六閑家四閑直謂一廂不分左右耳邦國六閑馬四種者謂良馬三閑爲齊馬道馬田馬○黃氏曰四種鄭謂齊道田駑亦謂同姓之國異姓象路何用齊馬四繡革路何用道馬而駑馬三良馬之數亦三閑是三閑良馬爲六百四十八匹三閑駑馬亦六百四十八匹總六閑爲一千二百九十六匹也家四閑馬二種者謂良馬一閑而駑馬三良馬之數亦三閑是一閑良馬爲二百一十六匹三閑駑馬爲六百四十八匹總四閑爲八百六十四匹

鄭鍔曰周制自上而下禮之降殺各以兩獨諸侯之於天子不止於兩而已天子六軍諸侯則三軍天子之馬十二閑諸侯則六閑而已其降殺不止於兩者爲其地近而嫌也故曰成國半天子之軍則馬之閑半乎天子豈不宜哉天子法天之大數故馬六種分爲十二閑每一種而分兩閑故也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駑馬四種分爲六閑半天子之制也大夫有田馬駑馬二種分爲四閑又半諸侯也趙商以爲十二閑千七百二十八匹以司馬法論之甸方八里有戎馬四疋長轂一乘大夫采地四甸一甸供王其餘三

甸繼有馬十二匹謂與校人之職甚異康成以爲司馬法爲民出軍賦無與於天子國馬之數余以其說攷之古者天子有國馬有民賦之馬民馬出於井田之賦如所謂提封千乘馬四千匹者是也若乃國馬則國所自養牧以待用者即此校人以下所云是也蓋養於國者爲卓路之備出於民者爲用兵之防此所以各足其事而不相傷也○陳氏曰周制天子十二閑閑馬不過三千四百五十六匹而已春秋時晉悼公使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彼衛之駢牝三千齊之有馬千駟三千近於十二閑之數千駟又過之是皆僭侈而踰禮也

馬特居四之一

鄭鍔曰說者謂特爲牡馬也詩曰實爲我特又曰百夫之特則特者雄而特立之義四馬而特居其一蓋三牝則育必多一特則氣必同如是而育馬其性必相似矣○陳鵬之曰此言養之時若踈言駕之時牝牡雜則不可御矣

春祭馬祖執駒

鄭鍔曰馬未嘗有祖此言馬祖者賈氏謂天駟也以天文考之天駟房星也房爲龍馬馬之生者其氣實本諸此則馬祖爲天駟可知於春則祭春者萬物始生之時駒始生之馬血氣未定不可通淫順春祭祖之時則執而維繫之以有其始生之氣○鄭司農曰執駒無令近母猶攻駒也二歲曰駒三歲曰駼

夏祭先牧頒馬攻特

鄭鍔曰先始教人以放牧皆出而就牧思其始教以養牧之法故祭於夏夏者放牧之時可以就牧故頒馬攻特馬之特乎至夏而氣益盛不可制畜故祭先牧之時則攻○鄭康成曰先牧始養馬者其人未聞夏草方茂馬

而治之使皆調伏○王氏曰攻特者駒之不可習者廋人攻之○鄭康成曰夏通淫之後攻其特爲其路齧不可乘用

攻之矣及成焉而不可習則校人攻之○鄭康成曰夏通淫之後攻其特爲其路齧不可乘用

秋祭馬社臧僕

王昭禹曰馬社廄中之土示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秋馬入廄之時故祭馬社○鄭鍔曰皐七廄所在必有神焉○王昭禹曰賴乎土神以安其所處故祭馬社

僕御五路之僕○王氏曰臧僕則簡馭者簡其臧亦簡其或不臧○鄭司農曰謂簡練馭者令皆善也○鄭鍔曰簡僕夫以待他日之用

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

鄭康成曰馬步神爲災害馬者○鄭鍔曰寒氣總至馬方在廄必存其神使不爲災唐人之頌曰冬祭馬步存神也

○王昭禹曰馬步爲馬禱行冬則大閱之時故祭馬步○賈氏曰馬神稱步若玄冥之步人鬼之步之類與補字異音同義○鄭鍔曰及冬之時自春所養乘者至是皆見其良矣乃擇其良者以獻于王如物至冬成而可獻也於是之時則講馭夫謂

講論其知馭車之法能與不能也與臧僕之意同講必以冬馭夫則主馭者將使之馭使車貳車佐車之人五馭必有法安可不講其藝乎於冬講之一年之事也○黃氏曰馭夫負多於是講習而選之○劉敞中曰講馭夫一歲之功過而上下之焉

鄭鍔曰馬之難育也必祈諸神以爲之助故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四時各有所祭之神順其時各有蕃馬之法

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

鄭康成曰毛馬齊其色也頒授當乘之○王昭禹曰如詩之六月所謂比物四驪有駁所謂駁彼乘黃凡此皆齊毫也爾雅言宗廟齊毫也此于朝覲會同亦毛馬者承賓如承神故也○鄭鍔曰王者非特資馬以爲乘駕及其用各稱事而頒之祭祀朝覲會同以文爲主馬欲其色之純而可觀故毛馬所以爲文軍旅以力爲主馬欲其足之齊而並進故物馬所以爲力或謂宗廟齊

毫尚純而朝覲會同亦
華國爲先○木子嘉會曰以其毛色物
飾幣馬執扑而從之
鄭鍔曰天子之於諸侯亦有以馬爲禮而賜之者謂之幣
馬加文飾以致其華美○鄭司農曰校人主飾之也幣馬以馬遺人當幣
篇曰薦馬纓三就入門北面交轡
圉人夾牽之馭者執策立于馬後
凡賓客受其幣馬
鄭鍔曰賓客行朝享之禮有庭實之馬以爲幣亦謂之幣
馬則受而養乘以待用
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
鄭康成曰言埋之則是馬塗車之芻靈○賈氏曰古以泥塗爲
車以芻草爲人馬神靈
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
鄭鍔曰若有祭祀於四海山川則必擇黃色之駒加文飾
以將事焉此皆校人之職或謂大宗伯以沈貍祭川澤而
祭祀之牲各放其色四海山川乃均用黃駒何耶以玉人
之職攷之王巡守過大山川所用之璋不同然皆以黃金
勺前馬則知均用黃駒者海與山川均爲地道黃者地之
中色若夫用駒則以巡守而行四方駒有千里之足而行
地莫如馬駒雖馬之小者禮以小爲貴飾黃駒乃郊用犢
之意○項氏曰一曰土神
尚質校人飾貴從減也
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
賈氏曰王使之下聘諸侯王行禮後更以此幣馬私與主
君相見謂之私覿聘禮私覿是也○王昭禹曰或以賜
諸侯非特私覿也

凡軍事物馬而頒之

鄭康成曰物馬齊其力○王昭禹曰爾雅言戎事齊力田獵齊足戎事非不齊足以齊力爲主田獵非不齊力以齊足爲主

陳及之曰周制甸出革車一乘馬四匹則是馬亦民自備也校人云凡軍事物馬而頒之者亦須於官府共軍事者耳不然校人六廄凡三千四百匹安能及庶民乎自井田既壞凡征戰則國家賦馬與民漢時大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西北邊養馬三十萬頭武帝時天下亭亭有馬自是以來未嘗俾民自養馬也雖唐府兵之制有井田遺意而當給馬者予其直市之每匹予錢二十五千刺史折衝果毅歲閱不任戰事者罰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一府共之熙寧間介甫罷祖宗馬監令民自養馬每一都限馬十五匹十五年而足謂之保馬郡縣苟阿上意不二三年而足於是天下騷然病矣

等馭夫之祿

黃氏曰馭夫中士趣馬下士良馬三百八十馭夫列負者六十其餘蓋選趣馬攝之馬有良有駑於良駑之中又有等馬故其祿不同使校人等之亦足見古人陞選之法未嘗不各因其事○鄭康成曰馭夫于趣馬僕夫爲中舉中見上下

宮中之稍食

鄭鍔曰養天子馬於宮苑之中者亦當爲之等其稍食嫌其特厚於宮中牧圉故特言等其稍食於馭夫之下○鄭康成曰師圉府史以下○項氏曰殿庫皆近王宮一云馬有養于內非也

趣馬下士阜一人徒四人

鄭鍔曰趣馬以下士爲之馬十二匹爲阜每阜一趣馬而爵之卑則下士其職之微則養馬而已周公作立政以戒

成王與任人準人牧夫偕言之大夫之刺幽王與司徒卿士師氏內史連言之其微如此而所係反重以其近王故也

李嘉會曰自趣馬而下至圉人不曰下士止曰人數皆官長所除然必特置官名何也蓋不可以胥徒為之懼其太卑亦不以命士為之懼其太褻特立官名使其上自辟除之職有所統矣

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

鄭康成曰贊佐也佐正者謂校人臧僕講馭夫之時○鄭鍔曰良馬所以駕玉路然駕玉路之種馬不可以駕田戎之車駕田戎者不可以為齊道之用校人雖辨之猶恐其不正趣馬又贊而正之○項氏曰贊正者贊校人之攻駕路雖不同而飲食不可不齊或摧之或秣之摧之所以養之也○劉執中曰養之使無飢渴害之也○

鄭康成曰簡差也節猶量也差擇王馬以為六等○王昭禹曰所以閑之分十二閑六種之等也詩曰比物四驪閑之如此○劉執中曰目以知其瞻之不躁髦以知其血之有餘毛以知其氣之不暴睫以知其行之不跲六者簡馬之大節也節同然後信為良馬

掌駕說始銳反之頒

王昭禹曰駕以行說以止有勞佚之節○鄭鍔曰使久勞者必逸久息者必行故以敘而頒之○劉執中曰馬雖良而駕御不得其方或踑者非其性然也故頒其說于三圉師十二圉人馬所以養成其材也

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

鄭康成曰居謂牧庤所處○賈氏曰牧庤者放牧之處皆有庤蔽以蔭馬以前在牧故云四時○鄭鍔曰四時所居自日中而出之後所居者牧庤執駒攻特之事則春夏治之日中而入之後所居者閑廄臧僕獻馬之事則秋冬治之皆不可以不辨○王昭禹曰以聽馭夫惟馭夫之所役也

正馬下士二人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賈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巫馬知馬祖先牧馬社馬步之神者馬疾若有犯馬則知之是以使與醫同職○李嘉會曰馬有醫可也而曰巫何故巫則知馬崇也相醫攻疾則兼醫酒也醫工必兼言之先王愛物之心與愛人同○賈氏曰有賈者治馬死生須知馬價

故有賈人

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息亮反醫而藥攻馬疾受財于校人馬死則使其賈音嫁粥音育之入其布于校人

王昭禹曰馬疾不可以乘用故養之然疾之所在爲難知必驅步之以發其疾可驗而療故乘治之若獸醫觀其所發而養之是已○鄭鍔曰馬有疾必養之乃乘之治之養以足其氣乘以發其病養而不乘無以知疾之所在不可治也馬醫四人賈二人與巫同官雖精馬要之正用藥爲治疾之本爲巫者特相助之而已

用攻焉猶瘍醫所謂五毒攻之○鄭鍔曰醫馬之財宜有所自使藥物之資常足用而無窮故馬死使賈人粥之其財入于校人則所以醫馬者其財蓋本諸此○李嘉會曰受財于校人使取財近而易以及物○鄭司農曰賈謂其屬官小吏賈二人粥賣也◎鄭康成曰布泉也

牧師下士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主牧放馬而養之○鄭鍔曰地官有牧人掌牧六牲則馬亦在牧又有牧師者蓋牧人所牧共祭祀之牲牷非以備駕車之用此牧師正掌牧馬之地不與牧人之官相通

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

鄭鍔曰水草繁多之地可以放牧馬之就牧者甚衆而官之所掌各有數之多寡故頒之以地○鄭康成曰頒馬授圉者○王氏曰頒其地于牧人必爲厲禁然後計地以較焉可以責其繁息也○賈氏曰厲禁謂可牧馬之處亦使其地之民遮護禁止不得使民輒放牛馬

陳君舉曰古人養馬處處皆有牧地所謂牧馬是也可井則井之不可井則爲牧地如華山之陽牧于坰野皆是牧馬既在民雖小國亦有官以掌之少康所謂牧正者大抵皆寓兵於農之意但農事多擾則馬政日修故詩人稱馬政者必歸之農定之方中言命彼僕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魯頌美僖公亦曰務農重穀牧于坰野故脩農政則馬蕃自脩馬既在民特設官以掌之

孟春焚牧

鄭鍔曰孟春草將生焚去地之陳根使發生新芽則馬食而充肥

中春通淫

鄭康成曰中春陰陽交萬物生之時可以合馬之牝牡也月令季春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秦時書也秦地寒凉

萬物後動

掌其政令凡田事賛焚萊

鄭康成曰焚萊者山澤之虞○劉執中曰虞人焚萊而牧師賛之所以護牧地弗盡萊之也

虞人下士閑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鄭鍔曰觀孔子言人焉廋哉廋爲隱藏之義天子十二閑皆馬之所在掌事於閑中其名曰廋取其隱藏也先儒以廋爲數不可攷○李嘉會曰一閑下士二人廋其隱者而治之乘養攻治如其職之所言非一端而止也

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駣攻駒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圉馬

王氏曰政以正之教以道之○鄭康成曰九者皆有政教之字之義當爲七事耳廋人職卑安得主馬祖之祭於校人祭馬祖之時已則祭閑之先牧於

校人命執駒之時已則散馬耳圉馬源二及之文當爲七事可也馬欲其蕃盛其阜之固有法○鄭康成曰阜盛壯也詩曰四牡孔阜特者馬之雄其佚之必以時一特所以阜之也安其血氣以時通遥所以佚之也佚者使之安佚不勞也○鄭康成曰用之使不甚勞○黃氏曰佚牝曰游一也特三歲曰駣可以任載乘則教以進退之節○黃氏曰攻駒止乳不使其母駾也二歲曰駒氣盛而未調也則攻以治其蹄齧之性○王氏曰阜馬者養馬而阜之既阜矣又佚特以蕃之既蕃矣又教駣以成之攻駒則不可教者及其未駣攻之也祭校人夏祭先牧迺閑馬之先牧執駒爲血氣未定使勿佚也先儒謂散馬耳者以竹括押其耳頭動搖則括中物後遂串習不復驚也然謂之散者豈非以其疎散而不知畏故聒其耳歟圉猶禁圉之圉蓋禁而制之使不得以近母○王氏曰圉馬則成馬而圉之以校人執駒爲節也

正校人員選

鄭康成曰校人謂師圉也○賈氏曰凡言正者以尊正卑自趣馬以上皆官之長廋人得正校人員選者廋人掌十二閑之政教以阜馬所謂執駒攻特祭馬祖先牧皆與校人通職是則廋人專習馬政教以阜馬蓋馬師也校人非其人則牧養乘治將不得其道理矣故使廋人正校人員選○王氏曰正其員使員稱馬數正其選使選惟其能○李嘉會曰因馬而定其員數因人而別其藝能

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駿六尺以上爲馬

王氏曰小大異名使各從其類以待乘須及以爲種○鄭鍔曰八尺絶高矣出乎其類追奔電逐遺風一去千里故以龍名之○昜氏曰以象天駟爲蒼龍之星是其名也之九異者唯天子可備乘路之駕月令言駕蒼龍是也異乎其類矣不謂之馬而謂之駿意其由種而生既高且大有所自來矣豈種馬之子孫乎○昜氏曰以駿之牝牡壯之異其色三九異者天子諸侯得以兼用詩干禄文公言駿牝三千是也六尺以上則正名曰馬蓋馬之高者正以六尺爲常也或謂校人掌王馬辨六馬之屬則馬之名龍名駿

者當辨也廋人之職其畢如是乃於此言龍馵之尺寸何耶蓋十二閑之廣二千五百餘匹之多馬有超然卓異藏乎其中人所不見自非主者表而出之則神駿之才逐電之足誰其知之故特於廋人言之

圉師乘一人徒二人

鄭康成曰養馬曰圉四馬爲乘○王昭禹曰以教圉人養馬故圉師名官（賈氏曰圉師即校人二師四圉者也）

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音辱）鬻廄始牧夏庤馬冬獻馬

鄭鍔曰春馬出而就牧廄中虛矣蓐者所寢之籍也久則穢惡而不潔故因其出而除之馬處於廄神者主之鬻者以血所以除不祥故因其出而鬻之○王昭禹曰日中而出謂春分也日中而入謂秋分也故春始牧夏庤馬也○鄭康成曰庤廡也廡所以庇馬凉也（○鄭鍔曰夏暑酷而馬尤畏長熱必爲廡以凉之）○項氏曰冬則所產之馬成矣故獻之

射則充椹質茨牆則翦闔

鄭康成曰充猶居也（○易氏曰充籠箙之充蓋習弓試武之時取足其數也）○易氏曰充澤宮習武之居○鄒鍔曰充如劉執中曰共椹質盤草以伐侯也○王昭禹曰司弓矢（非乃束草縛爲圍如今射堋）○鄭康成曰茨蓋也闔苫也（○王氏曰次草謂之茨詩曰牆有茨苫謂之闔以刻草爲苫○易氏曰前勞之以茨牆也）○李嘉會曰椹質謂以木爲之○鄭康成曰蓋牆必用闔闔與左傳戎子駒支所謂苫蓋之蓋同○易氏曰次牆之時必使圉師以翦其闔皆以其莝斬馬草熟於其事也○易氏曰二者皆圉人所習故圉師因而使之

圉人良馬匹一人駑馬麗一人

鄭康成曰良善也麗耦也○黃氏曰趣馬阜一人圉師乘一人良馬設員不可兼取於圉師八師一趣馬也圉師兼取於圉人不著趣馬兼取駑馬亦有趣馬有圉師而反兵

八麗一師也至國人則不可兼取矣故良駑各著其貝

掌養馬掌牧之事以役園師

王昭禹曰芻以食馬牧以放馬皆所以養之○鄭康成曰役者園師使令焉

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廐馬亦如之

鄭康成曰賓客之馬王所賜之者詩云雖無子之路車乘馬喪紀之馬啓後所薦馬○賈氏曰喪紀謂將葬朝廟時在祖廟陳設明器之時亦遣人薦馬及纓入廟陳之廐馬遣車之馬○賈氏曰亦于祖廟陳此明器○易氏曰賓客之時陳馬於館喪紀而葬陳馬於廟遣車明器之時則陳之於壙以圍人養馬故使之牽而陳之

總論馬政

鄭鍔曰周之馬政掌之有官牧之有地出入有時禮祭教之有法養之有人其詳若此不聞蕃息之數如衛

公之騂牝二千何耶蓋經之所載皆成王持盈守成之用以駕車路錫諸侯華國以爲文飾幣以爲禮而已至于王中興南征北伐吉日庚午之詩國馬之盛莫不有自也其後馬政隨廢秦并海内六萬騎之國盡得而有之漢初天子不能具驷四而將相或乘牛車厥後登高望占之謂神馬當從西北來及得烏孫馬名曰天馬而奉使者爭言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遂拜李廣利爲貳師將軍期至貳師取善馬至發卒十八萬與天下七科適以征之僅得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以宛馬爲天馬之故天下蕭然耗矣唐興得突厥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之隴右遂立監牧之制領以大僕其屬有牧監副監監有丞有主簿凡群置長一人十五長置尉一人又以尚乘掌天子之御左右六閑

十二閑爲二廄曰祥麟曰鳳苑太僕張萬歲領羣牧自
觀至麟德四十年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岐豳涇寧間北
廣千里四千三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
爲四十八監馬多地狹又析八監列布河西豐曠之處其
馬五千爲上監三千爲中監餘爲下監皆有左右當時
下以一縑易一馬自秦漢以來唐馬最盛其後卒能
北蕃其所立之制髣髴周家遺法較於西漢過之遠矣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五十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職方氏中大夫四人下大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
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鄭康成曰職主也主四方之職貢者職方氏主四方官之
長

陳君舉曰職方掌天下之圖而隸司馬者謹之也戰國策
士每言闚周室則可案圖籍以爭天下故蕭何入秦獨收
圖籍以此自漢守之司空寖以泄布當時如江都淮南諸
王皆案輿地謀變而王鳳亦云大史公書有地形阨塞不
宜在諸侯王然則古圖志雖司徒掌之而藏在司馬祕不
得見先王所以弭姦消患者其慮遠哉

李嘉會曰職方無上士下士所掌五夷八蠻與天下侯國
之衆職大且尊如漢典屬國也

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
亡巾反 九貉孟白反 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詰及之數要
周知其利害

王氏曰掌天下之圖則所掌非特圖也又
掌其地焉○鄭鍔曰職方所掌地圖與大司徒天下土地
之圖一也然大司徒所掌者王朝之圖要知中國及九州
可以建國分封之地且將以辨土宜而施教也職方所掌
則兼中國要知其上之所有不止國中分封之地而已大
司馬將以施九畿之政職必本是圖故不屬於大司徒而
屬於司馬後世所謂司空輿地圖光武嘗披之以問鄧禹
者是也○易氏曰言邦國則王畿之外五等諸侯之國言
都鄙則王畿之內三等食采之地此二者舉中國言之○
鄭鍔曰四八七九五六者其種類分別多矣周之所服者
其數止此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蠻而周明堂位有九
夷八蠻五狄六戎之國各列於門外其數與此或差者意
當時版圖入於職方者如此耳○王氏詳說曰明堂位言九夷八蠻五
位爲正本爾雅以元菟樂浪等爲五種之戎月支穢貊等爲五種之狄天竺改吾等爲八種之蠻統夷戎史
爲東方九夷以七閩爲南方八蠻以鳥鼠同穴爲西方六狄當爲六字六狄當爲五字八蠻其說得
矣但此五戎當爲六字六狄當爲五字

○陳君舉曰周天下方七千
里大槩與四夷八蠻七閩九貊五戎六狄并言之其實諸
侯封守不如是之廣也以王制攷之西不盡流沙南不盡
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常山凡四海之內絕長補短方
三千里是天子壤地之實其間亦有戎狄錯居如魯徐戎
之類是也又荊楚之地在江漢之間自楚以南悉爲百越
之地而衡山在楚之極南安在天子之封內耶舉一隅則
四海可知○葉氏曰嘗疑召公在燕大公在齊皆爲邊遠與戎狄
雜居若是其詳雖漢唐盛時不能何也豈姑著之圖籍而實未嘗統屬耶周召
之政其必不然夫辨之詳而責之略治之狹而服之廣非德有餘于天下何以致之

鄭鍔曰辨其民則以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飲食異宜器械異用○昌易氏曰知其剛柔緩急之異俗辨其財用則以布帛財貨所資者不同○昌易氏曰知其衣食器械之異宜辨其九穀則以土之所生者或四種五種所宜各不同辨其六畜則以物之所產者或四三擾所性各不同故也○易氏曰此數者職方氏皆以圖而攷其數○王昭禹曰數則一二三四之數謂別而言之復以數而總其要○王昭禹曰要如月要之要謂總而計之又以數要而周知其利害利如土宜土化之類凡利於民者○鄭鍔曰物之所產如金石竹箭之屬害如地慝之類凡害於民者職方氏既已周知而歷數然後大司馬以九畿之籍而施邦國之政職使九州之國各共其職以任其政無有不同之貫利此其官所以列於大司馬之屬而謂之職方氏

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

鄭鍔曰自中國以至夷狄兼舉而周知之矣乃若國之有九州爲五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王者所治之區域也必使貫無不同則九州共貫利無不同則四海蒙利○王昭禹曰事之有條謂之貫凡可以生養人者謂之利○劉執中曰四方人民好惡之不同則其風俗有善惡矣四方財用有無之不等則其衣食有厚薄矣必周知其利害貫而通之使有無之相易善惡之相濟一天下之財用養天下之人民俾同享其利焉故曰使同貫利

東南曰揚州

賈氏曰自此以下陳九州之事總爲三道先從南起周改禹貢以徐梁二州合之於雍青分冀州地以爲幽并東南曰揚州次正南曰荊州周之西南不置州統屬雍州即次河南曰豫州爲一道也次正東曰青州次河東曰兗州次正西曰雍州爲二道又次東北曰幽州次河內曰冀州次正北曰并州爲三道○易氏曰禹貢揚州之域東距海北

據淮故曰淮海惟揚州殷人以淮入徐故揚州止謂之江南周人復以淮入揚而循禹之舊不言淮海而曰東南者變禹貢之文也然禹貢以帝都所在故首言冀州周都鎬京在雍州之域而乃以揚州爲先焉周人建國東南先服王化之始故以東南爲首稱而正南次之亦猶禹之治水既載壺口則以冀州爲首記其功之所自始不特帝都而已

其山鎮曰會古外反稽

王昭禹曰九州之山皆言其山鎮者蓋國主山川而保之山之大者可以鎮安其地也○鄭康成曰凡九州及山鎮澤○易氏言曰者以其非一曰其大者耳○易氏曰稽計也吳越春秋曰禹巡守天下會計修國之道以會稽名山漢志屬會稽之山陰縣唐爲越州會稽縣山在州東南二十里今州爲紹興府

其澤藪曰具區

王昭禹曰水所鍾曰澤澤草所生曰藪○鄭康成曰大澤曰藪○者水溢曰澤水乾曰藪○易氏曰孔安國會稽郡具區澤在西古文以爲震澤是吳南太湖名唐屬蘇州今爲平江府○黃氏曰在今平江吳江縣

其川三江

王昭禹曰以達水者謂之川○易氏曰書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震澤太湖也堯時洪水泛濫有此水勢與周之職方不同而孔安國乃云江至彭蠡分爲三入于震澤是求合乎禹貢之說似矣然書以江漢所匯之處爲彭蠡澤在今江州湖口縣界江至湖口合三爲一未聞其分一爲三也又太湖在蘇湖常三州之間自不與江水相通彭蠡所匯之江何從而入之耶班固知大江與震澤不相通又附會爲之說曰南江自震澤東南入海中江自蕪湖東至陽

羨入海北江自毗陵北東入海毗陵今常州也今以大江之在毗陵北東者以當北江正與書合者謂南江自震澤東南入海則非經之所謂南江矣又謂蕪湖有水東至陽羨以爲中江其失爲特甚陽羨今常州宜興也與建康之溧陽接境兩境中高水皆東西分流其東流而下陽羨者固可通海而蕪湖之水乃皆西北流北向以入于江初非上陽羨也其爲誤有如此者至桑欽所言北江與固同其敘南江中江則其謬滋甚史記正義又曰大湖旁有三水遂以爲三江之證皆非禹之所謂三江也然則經之三江將孰從乎以經證經自有明文漢水出於嶓冢者爲北江江水出於岷山者爲中江則必有南江近代儒者謂南江自豫章而入于彭蠡此說誠可信據此則三江已合於荊揚之間至揚州末流復言三江豈果分爲三乎揚瀕海爲支川之下流必言三江所以紀水之所入也知此則知三江震澤之說○黃氏曰韋昭以松江浙江浦陽江爲三江郭景純以岷江松江浙江爲三江大抵閩浙去海近水多自爲瀆入海俗皆稱爲江偶有三焉則爲三江其實皆小水非禹貢職方之三江酈道元所謂其稱相亂者也由此言之范蠡三江當爲浙錢清對子胥三江則郭景純說猶近之蓋岷江自彭蠡而下合池宣昇潤眞揚諸州水在其北松江合湖秀蘇常諸州水居其中浙江合衢婺徽嚴杭越諸州水在其南此爲全吳地域也禹貢職方三江爲揚州川蓋江漢彭蠡之已合者也江漢彭蠡已合而猶曰三江者同流各泠不相雜籠皆能自達于海

其浸五湖

王昭禹曰以水浸田謂之浸自揚之五湖以至并之涑易皆其地之水可引以浸灌也○王氏曰然涇漳之屬後世更引以浸焉則民之利固有先王未之盡者變而通之存乎其時而已○黃氏曰五湖又多異說虞翻曰是湖有五道故曰五湖今湖旁港瀆不止於五其說非也韋昭曰五湖今太湖方圓五百里故爲五湖具區以其號爲澤藪而又以其岸五灣爲五湖曰菱湖游湖莫湖貢湖胥湖其說或然今

蘇常間陂湖與太湖連接者尚多何止五也鄭道元因水經南江東北爲長瀆歷河口乃謂江東注具區謂之五湖口既甚謬誤又引郭景純江賦謂江水經緯五湖而包注太湖觀其所指五湖雖不可盡知而隔湖在今毗陵與岷江不通則所謂經緯五湖者皆不然也鄭本漢志與水經故謂南江東注具區今饒歙諸州自彭蠡右出直抵江其西爲池太平宣建康其東爲湖蘇常潤西水皆入江東水皆入太湖江豈能越山而注太湖乎大抵職方川則其地自高而下水之所流行也浸則地勢平衍水之所停涵也地有浸則肥美播種所宜而又沮洳足爲險固揚州自古爲澤國湖雖必當有五者應此數自舊說多如此則是失其傳久矣不必强牽合也○易氏曰嘗攷經意既謂五湖則不止一湖今如毗陽彭蠡蛟以湖名者甚衆皆在古揚州恐別有五湖之名但經無明文不可臆說○李圖曰五湖彭蠡洞庭巢湖太湖鑑湖

○何山曰五湖太湖湖州謝陽湖楚州青草湖岳州丹陽湖潤州洞庭湖洪州國語越語下曰戰于五湖注曰今太湖也

其利金錫竹箭

鄭康成曰錫鑞也箭篠也○易氏曰會稽之竹箭禹貢於揚州亦曰惟金三品又言瑤琨篠簜信乎爲揚州之地利

其民二男五女

愚案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異其男女及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則知二男五女與一男二女三男三女之差是職方總九州之圖而辨其人民當時版籍通以一州計之大約爲此數及世變既久不無升降損益也或以陰不生於陰而生於陽故揚乃多女若然則幽并在北陰方也何女之多於男乎

其畜宜鳥獸

鄭康成曰鳥獸孔雀鸞鵀犀象之屬○易氏曰此等畜多産於南方亦時見有之

其穀宜稻

易氏曰稻生於水澤之地經言稼下地是已揚州居東南之極及支川下流之所歸厥土爲塗泥爲沮洳故其穀宜稻

正南曰荆州

易氏曰禹貢荆及衡陽惟荆州殷之荆州南不言衡陽循禹之舊也其北境則曰漢南以地志攷之荆山在南郡臨沮縣即今荆門軍當陽縣之地漢水又在其北正屬襄陽言漢南則殷之荆州實跨荆山之北至周復以荆門之北屬豫復禹封域以荆及衡陽爲荆州荆山即南條衡山即南嶽皆在正南之地故曰正南

其山鎮曰衡山

易氏曰漢志長沙國湘南縣衡山在東南唐屬衡州衡陽縣本酃縣地要之衡山連亘數邑凡酃縣之東北以至湘南縣之東南則皆衡山也

其澤藪曰雲瞢

易氏曰漢志華容縣有雲瞢澤在南。鄭鍔曰輿地廣記曰今雲夢澤在安陸縣然司馬相如言雲夢澤方八九百里則雲夢非止一澤隨所在而爲之名左傳定公四年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則知在江之北者爲雲又昭公三年楚享鄭伯曰江南之夢則知在江之南者爲夢禹貢言雲土夢作乂蓋南北高下不等故江北之雲方見土而江南之夢已作乂其勢然也。黃

其川江漢

黃氏曰江水自夷陵而下爲州界東南至漢陽入江○易氏曰漢志蜀郡湔氐道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今玫庶元和志則岷山在茂州而江源遂出西徼在松州之境案松州交川縣江源鎮江水之迹始見于此南流至成都府成都縣有沱江鎮禹貢東別爲沱是也又西南流至眉州通義縣又南流至戎州僰道縣今爲叙州宜賓縣又東流至瀘州瀘川縣又東流至渝州巴州奉節縣又東流至忠州臨江縣又東流至万州南浦縣又東流至夔州歸縣又東流至峽州東陵縣又東流至江陵府江陵縣又東流至荆州之枝江縣又東流至于澧之地至岳州巴陵縣有洞庭湖即禹貢九江水經云九江在長沙下雋縣正其地也又東陵即巴陵江水至此自東而北至鄂州江夏縣又東流至江州潯陽縣今爲德化縣有彭蠡澤即禹貢江漢朝宗于海者也漢志不知漢水所自誤認嶓冢山之西嘉陵江爲西漢水與禹貢漾漢大異考之唐元和志興元府金華縣今爲鎮隸三泉縣嶓冢山在縣西三十里漾水所出東流至洋州興道縣又東流至金州西城縣又東流至均州武當縣有滄浪之水又東流至襄陽府襄陽縣又東流至鄧州長壽縣又東南流至復州竟陵縣今爲景陵縣有滲參水即禹貢三澨也又東南流至沔州漢陽縣今縣爲漢陽軍有大別山即禹貢至于大別以入于江之地禹貢所記江漢皆發源于梁州山川故至荆州而後言其川江漢江至今歸州之秭歸縣以至鄂州之武昌縣凡一千四百餘里漢江自今均州之武當縣以至漢陽軍之漢陽縣凡一千四百餘里皆荆州之地江漢分流于其間至是合流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是也○王昭禹曰即禹貢荆州所謂江漢朝宗于海

其浸潁湛 直戒反杜氏曰湛讀當爲人名湛之湛湛或爲淮

黃氏曰案今潁水出河南登封陽乾山東南流至潁州潁上縣入淮鄭言宜屬豫者據禹貢也然周人盡地當有所更革矣又案鄭道元注水經湛水出犨縣北魚齒山西北東南流歷魚齒山下爲湛浦春秋楚公子格與晉戰于湛阪是也湛水東入汝周禮荆浸潁湛康成云未聞偶不照此鄭氏之所考據也案今汝州魯山縣漢犨縣魚齒山在龍興縣連接梁縣界是則周荆州界自隨包唐鄧東北至汝潁與豫分界而荆牧治宛宣王封申伯○易氏曰左氏傳昭元年王使劉定公勞趙孟于穀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杜氏謂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案地志襄城即今汝州之襄城縣昆陽故城今在汝州之葉縣巳上二者皆古豫州之地經以爲荆州之浸必有脫誤處

其利丹銀齒革

鄭康成曰齒象齒也革犀兕革也○易氏曰禹貢荆州言

礪砥砮丹惟金三品羽毛齒革其地利古今然也然荆州亦言金與箘楛則未嘗無金錫竹箭揚州亦言齒革及惟金三品則未嘗無丹銀齒革特以其地産之多者言之

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

河南曰豫州

易氏曰禹貢荆河惟豫州其封在大河之南南條荆山之北故曰荆河殷之豫州則南境距漢北境接河故曰河南周人於豫州亦曰河南而南境則仍禹貢之舊不曰荆河互文以見也

其山鎮曰華山

易氏曰漢志京兆尹華陰縣大華山在南後漢華陰屬弘農郡唐及今爲華陽縣

其澤藪曰圃田

易氏曰漢志河南郡中牟縣圃田澤在西唐以縣屬鄭州今屬開封府圃田澤一名原圃（黃氏曰今鄭州管城縣）

其川滎（扁良）洛

易氏曰禹貢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厥後濟不溢河滎澤遂枯漢志河南郡雖有滎澤縣而不言滎澤唐元和志於鄭州滎陽縣云縣西北四里有故瀆恐未必然蓋水北爲陽縣當在澤北不應澤在縣北也漢志弘農郡上洛縣洛水出冢嶺山東北至鞏入河又盧氏縣熊耳山在東禹導洛始此而洛水實出於上洛冢嶺山今攷之唐商州洛南縣冢嶺山在縣南七十里洛水所出也又東流至本州之上洛縣又東流至虢州盧氏縣界熊耳山在縣南五十里又東流至河南府之鞏縣會伊瀍澗之水以入于河

其浸波溠（音詐）

易氏曰鄭康成曰波讀爲播孔安國言禹貢有播水無波水音與播同古字從山從番讀爲播冢之播康成誠有所見而然爾雅云水自洛出爲波度其地其盧氏鞏縣之間即今商虢州河南府之地○黃氏曰案注水經有波水出魯陽縣霍陽山波水所出者水南流入渦杜佑通典曰此爲豫浸之波魯陽今魯山縣霍陽山在今梁縣俗稱崛山

闕析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杜氏以爲溠水在義陽厥縣西東南入鄧水義陽即今信陽軍之西去隨甚近唐志隨州隨縣溠水出縣西四十里此正古豫州之地鄭康成乃謂溠宜屬荊州在此非也蓋漢人誤以南陽郡爲荊州不知古荊在荊山之南康成徇漢地志之說誤矣○黃氏曰注水經溠水出隨州隨縣苦黃山南南流入波案職方諸浸多相接而豫浸波溠源委殊異又相去遠而馬融廣成澤注亦曰浸以波溠波近廣成澤溠則遠矣不知何以自古聯稱周職方湛爲荊浸波爲豫浸則二州分今臨汝爲界溠爲豫浸則豫西界抵今漢東故樂史寰宇記隨州虞周爲荊豫二州之域鄭以溠宜在荊者或未攷也

其利林漆絲枲

鄭康成曰林竹木也○王昭禹曰禹貢豫之厥貢漆絲絺紵則林漆絲枲固豫之所產也

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

鄭康成曰六擾馬牛羊豕犬雞五種黍稷菽麥稻○李嘉曾曰豫州土地平曠尤宜六擾五種非無他鳥獸不足稱也

正東曰青州

易氏曰禹貢有青有兗有徐殷并青於徐而徐兼揚州之淮故江南曰揚州周復以淮歸揚而并徐於青正在畿東故曰正東

其山鎮曰沂山

易氏曰唐沂州沂水縣本漢東莞縣屬琅琊郡沂山在縣北一百二十四里○黃氏曰公玉帶所謂東泰山也○賈氏曰地志沂水出大山蓋縣禹貢沂水在徐州在青州者周以禹貢徐州地爲

青故也

其澤藪曰望諸

黃氏曰望諸孟諸也在應天府虞城縣淮水流至今宿泗間爲青界東至楚州鹽城縣入海禹貢徐揚以淮爲界北徐南揚泗水出兗州泗水出奉符新泰縣界之艾山南至淮陽下邳縣入泗沭水出沂山東南流至宿遷縣入泗淮沂沭禹貢皆屬徐州周廢徐入青故皆屬青孟諸屬豫州青又斗入豫界矣周齊爲青牧大公始都營丘故城在今濰州昌樂縣宣王時齊遷臨淄悉民詩仲山甫徂齊城彼東方是也○易氏曰唐宋州虞城縣漢虞縣沼國今屬南京應天府孟諸謂之盟諸史記謂之盟都其實一也

其川淮泗

易氏曰禹貢導淮自桐柏漢志南陽郡平氏縣桐柏大復山在東南唐以其地爲桐柏縣屬唐州淮水所出東流至蔡州之眞陽流至申州之義陽縣今爲信陽軍信陽縣又東流至光州主城縣又東北流至濠州招信縣今屬泗州本漢臨淮郡淮陵縣地乃古徐州之域即漢志所謂淮至淮陵入海者也又東北經楚州之盱眙縣今爲盱眙軍與泗州隔淮相對又至楚州山陽縣今海漢志濟陰郡乘氏縣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此孔安國引以證禹貢者漢乘氏屬濟陰郡唐以郡爲曹州今爲興仁府縣屬焉睢陵即今泗州招信縣之北境然漢志所載自有兩泗水其一即自此乘氏至睢陵入淮者又一泗水出魯國騶縣西南至方與入沛唐元和志騶與方與皆在兗州今襲慶府泗水縣東陪尾山泗水出焉其源有四西南流至本州曲阜縣北分爲二流北爲洙南爲泗其間即夫子設教之地又西

南三十五里至本州瑕丘縣西二十五里洙復與泗合又南流至本州魚臺縣界縣本漢方與地屬山陽郡即所謂自方與入沛者也又東南流經徐州沛縣漢屬沛郡即所謂自沛入淮者也又東南經徐州彭城縣又至泗州以入于淮徐兗泗皆古徐州之境周并於青

其浸沂沭音述

易氏曰漢志泰山郡蓋縣沂水南至下邳入泗蓋縣在唐及今皆兗州之境下邳唐屬泗州今為淮陽軍沂水經下邳分為二水一水於城北西南入泗又一水經城東亦注泗謂之小沂水漢志琅琊郡東莞縣沭水南下邳入泗案唐志沂州沂水縣本漢東莞縣地沭水所出東南至泗州下邳縣又東北流至泗州連水縣今為連水軍至此與泗合而入淮○鄭司農曰沭或為洙

其利蒲魚

易氏曰禹貢於徐州言淮夷蠙珠暨魚周并徐於青其餘皆兼此二州而言

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雞狗其穀宜稻麥

河東曰兗州

易氏曰夏殷皆言濟河惟兗州謂東河之東濟水之北也周人以青兼徐而兗州又得越乎濟之東南故徐之岱山職方以為兗之所鎮徐之大野職方以為兗之澤藪是也

故曰河東

其山鎮曰岱山

易氏曰漢志泰山郡博縣泰山在西北博在唐為乾封屬兗州今為襲慶府奉符縣泰山一曰岱山禹貢海岱惟青州是青州在岱山東北徐州在岱山東

南周并徐入青而不以岱屬青州兗在西北實兼有其地
其澤藪曰大野
易氏曰漢志泰山郡鉅野縣大野澤在縣北唐以縣屬鄆州今屬濟州案禹貢徐州言大野既豬周無徐州故以屬兗
其川河沛
易氏曰禹貢言道河積石案漢志金城郡河關縣積石山在西有唐及今爲積石軍然禹之道河始於積石其實河源遠而西塞之外漢張騫班固及水經山海經等皆不知其地唐穆宗長慶元年劉元鼎使吐蕃歸踰湟水湟水出蒙谷抵龍泉與河合合河之上流繇洪濟渠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古所謂崑崙者也其地蓋劒南之西虜曰悶摩黎山河源其間色赤行益遠他水并注則濁自此東北直莫賀延磧尾入吐

谷渾以至積石東北流至鄯州龍天縣界又東流至河州枹罕縣界又東流至蘭州五泉縣又東北流至會州會寧縣又東北流至靈州迴樂縣又東北流至三受降城又東迤南至朝州之鄜陽縣又南流至嵐州合阿縣又南流至石州臨泉縣又南流至隰州永和縣又南流至慈州吉昌縣又南流至絳州龍門縣今以縣屬河中府乃龍門口即禹貢所謂至于龍門者也又南流至陝州陝州對河爲華州華陰縣大華山在縣八里河經大華之北故曰華陰即禹貢所謂南至于華陰也至此方自南迤東至陝州陝右縣今爲陝縣有底柱山在黃河中禹貢所謂東至于底柱也又東流至河南府之王屋縣又東流經本府之河陽縣今爲孟州有孟津禹貢所謂東至于孟津是也又東流經本府之鞏縣有洛水入河禹貢所謂東過洛汭是也又東

流至衞州汲縣其黎陽縣有黎山即禹貢所謂至于大伾是也又東北流至桐州臨河縣又東北流至澶州頓丘縣又北流至貝州經城縣今省入大名之宗城縣又東北流至冀州南宮縣禹貢降水亦入海以禹河東徙故自入海而不入于河泲水故瀆在縣東南六里禹貢所謂北過泲水是也又冀州西北接邢趙深三州三州皆有大陸澤禹貢所謂至于大陸是也又東北流至滄州饒安縣即禹貢北播于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之地大抵河行萬餘里豈獨爲兗州之川禹貢濟河爲兗州即其地攷之自魏至滄凡一千三百餘里其河之東境皆兗州之域（河爲界兗東而冀西）○黃氏曰職方曰河東曰兗州蓋自黎陽北流兗冀分水從東注出兗州之川惟禹貢從水從齊又案漢志從水

從齊其水出常山郡房子縣贊皇山乃別是一水名則此二字音同實異後世雖例以從水從齊者爲兗州之川其實乃字之誤當以古文爲正案禹貢道沇水東流爲濟攷之則在河東郡之王屋縣王屋山在縣北沇水所出伏流至河內郡之軹縣唐爲濟源縣以濟水出平地有二源故名濟源南流入于河禹貢入河復截河而南溢爲滎滎在鄭州滎澤縣本漢滎陽縣北實受溢河之濟水濟水自春秋後不復截河而入於滎矣今雖有滎澤而故瀆湮塞不可攷又東至汴州又東北至曹州爲陶丘又東北至菏澤在廣濟軍之東北自河至此凡七百餘里皆古濟所經之地今不復有濟水但存其名而已又菏澤雖不受濟水亦自有源仍舊東流世俗因其舊名亦以濟名之然東南流至兗州金鄉魚臺入徐州沛縣與泗水合而入淮又一派禹

貢濟水至荷澤即東北會于汶汶水出兗州乾符縣今隸
慶府奉符縣凡北流至淄州高苑縣又東北流至齊州臨
邑縣又東北流至鄆州須昌縣又東北流至濟州梁山縣又入
乎海自汶水源至此皆古濟之地實古兗州之域

其浸盧音雷維于恭反

易氏曰鄭康成曰盧維當爲雷雍蓋濮川雷澤縣雷夏澤
在北又灉沮二水源俱出雷夏澤正兗州之境顏師古曰
盧水在濟北盧縣康成讀曰雷非也唐以盧縣屬鄆州今
廢入陽穀○黃氏曰維水出密州諸城縣盧山即久台水也西北入維杜佑通典盧水在濟陽盧縣因水而名盧縣今屬東平府非盧水所經其說誤禹貢兗龍冬慶濟屬徐維密屬青周廢徐兗濟維密皆入兗周魯爲兗牧封伯禽都曲阜

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

李嘉會曰蒲魚蒲蘆葦及魚也○易氏曰利與青州同民
畜與豫州同

其穀宜四種

鄭康成曰四種黍稷稻麥

正西曰雍州

易氏曰禹貢有雍有梁故梁爲正西而雍爲西北殷周皆
省梁入雍故雍州爲正西

其山鎮曰嶽山

易氏曰漢志有扶風汧縣吳山在西古文以爲汧山雍州
山然案唐隴州汧源縣而岍山北與隴山接禹貢導岍是
也此正岍山非所謂吳山吳山同在隴州卻自有吳山縣
在州西北一百二十里吳山又在縣西南五十里周都五
嶽之外以此特近故爲嶽山秦都咸陽亦爲西嶽唐爲國
之西鎮山謂之吳

其澤藪曰弦蒲○鄭司農曰弦或爲浦或爲蒲

易氏曰漢志有扶風汧縣北有蒲谷鄉有弦中谷雍州藪今屬隴州汧源縣

其川涇汭

易氏曰漢志安定郡涇陽縣开頭山在西涇水所出唐以涇陽源爲平凉屬原州今屬渭川又東南流至涇州臨涇保定二縣又東南流至邠州之宜禄新平永壽三縣又東北流至京兆府之醴泉高陵雲陽三縣以入渭汭水者非禹貢所謂汭也禹貢言汭皆水北之汭此所謂汭者雍州之川名漢志右扶風汧縣汭水出西北東入涇此正公劉居豳之地詩所謂芮鞫之即徐廣曰新平漆縣東北有豳亭其國城在邠州東北二十九里三水縣界古豳或是也正與公劉詩合又唐志涇州臨涇縣有汭水西自隴州華亭縣流入一名宜禄川然涇隴二州在邠州之西則非邠州之汭要皆雍州之川也

同穴山東南至華州華陰縣入河

○董氏曰汭水出汧源縣隴山至邠州宜禄縣爲宜禄水入涇渭水出熙州狄道縣鳥鼠

其浸渭洛

易氏曰漢志隴西郡首陽縣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唐省首陽入渭源後省今置渭源堡屬熙州鳥鼠山在縣西渭水有三源正東微南流至本州之襄武縣又東流五十里至鞏州之隴西縣又東流至秦州上邽縣又東流至隴州南田縣今省入吳山又東流至京兆府萬年縣又東流至華州華陰縣東北入于河謂之渭口禹貢所謂汭是也洛水別是雍州一浸非禹貢導洛自熊耳之洛鄭康成曰洛出懷德釋者引詩之瞻彼洛矣爲證案漢志左馮翊懷德縣即京兆府之富平縣今縣屬耀州即漢左馮翊之地北

條荆山在縣西正漢志洛水之源也孔安國注禹貢東會
漆沮之下曰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孔穎達引
水志云出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正與漢志合又一洛水
出慶州洛源縣在唐京兆之西北五百餘里（黃氏曰洛水出慶州洛源縣白於山今名安郎山至同州白水縣入渭雍周爲王都慶梁州入焉）致之地志非一源案唐志慶州洛源縣
本漢歸德縣地屬北地郡有於向山在縣北三十里洛水
所出因以名縣東流至鄜州洛交縣又東南流至京兆府
雲陽縣之東境又經同州澄城縣之西境此去富平之懷
德亦甚近不應言兩洛水以其異源而下流同入于渭故
皆以洛水名之如冀之清漳濁漳青之大沂小沂徐亦有
兩泗水以其同入不害其爲名稱之同
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
易氏曰於貢於雍州言厥貢球琳琅玕孔氏謂球琳皆玉

名琅玕石而似玉○鄭鍔曰即藍田出玉也畜穀略與冀
州同
東北曰幽州
易氏曰帝十一州本有幽州水土既平以冀爲帝都省幽
入冀殷人南都河南之亳復舜幽州之名周人又以幽州
兼殷之營州實禹貢青州隔海東北之境故曰東北
其山鎮曰醫無閭
易氏曰後漢志遼東郡無慮縣有醫無閭山唐地志營平
乃漢遼西郡則其山又在營平之東北
其澤藪曰貗養（音養）
易氏曰漢志琅琊郡長廣縣○賈氏曰地志長廣屬徐州貗養澤在西唐萊
州昌陽縣本漢縣屬東萊郡今爲萊陽縣貗養澤在縣東
北四十里蓋此澤介乎東萊琅琊兩郡之間也

其川河沛

易氏曰經於兗州言其川河沛蓋兗州北距河而南據沛禹貢言濟河惟兗州之川宜也幽州遠在東北於河沛何與蓋幽州雖跨有遼水爲東北而實西南越海兼有青州之東北境所以琅琊郡之嶧養澤泰山郡之淄水千乘郡之時水皆在幽州之域光武十三年以遼東屬青州二十四年還屬幽州是知幽州實可以有青州王璜張揖云九河陷海中是九河未陷之前凡登萊海岸及濱滄二州之東境皆在幽州之地與兗州東西分界故其川同於河沛（河沛所經之地）○王昭禹曰幽之川亦與兗同者蓋兗在河東北二州相連皆有河沛也禹貢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道兗水東流爲濟則幽兗皆

其浸菑時

黃氏曰淄水出淄州淄川縣原山北至博興縣入濟（○易氏曰漢志

泰山郡萊蕪縣原山淄水所出東至博昌入沛攷輿地記則襄賁有萊蕪縣有原山淄水所出其地即漢之泰山郡東北流入淄川縣漢萊蕪故城在東北而臨淄縣東又東北過利津縣又東北入于海西漢志乃謂入沛乃禹川之舊自濟之上流既溝於淄水入海時水在臨淄縣齊城西平地出泉南北二十五里亦謂之淄水東北至千乘縣入淄青淄萊禹貢屬青古河自今滄景間入海滄景禹貢屬兗職方分冀置幽居河濟下流其地得今滄景德棣分淄萊跨河距濟與青兗分界北包營平周燕爲幽牧都薊封召公（○易氏曰漢志千乘郡博昌縣時水東北至鉅定縣入馬車瀆乃今青州之境青州臨淄縣有時水水漢千乘郡之地）

其利魚鹽

易氏曰幽州跨海有魚鹽之利

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

鄭康成曰四擾馬牛羊豕三種黍稷稻

河內曰冀州

易氏曰舜十有二州有幽有并有冀水土既平之後以冀

爲堯都省十有二州之幽并入焉以餘州準之則知禹貢冀州所謂覃懷底績至于衡漳是也○易氏曰漢志上黨郡長子縣鹿谷山濁漳水所出東至鄴入清漳又沾縣大黽谷清漳水所出東北至邑成入大河是二漳皆出於上黨也唐志濁漳水出潞州長子縣本漢縣有發鳩山濁漳水所出東北流至本州所理之上黨縣又東北流至本州之潞城縣漳水一名潞水又東北流經本州之垣縣黎城縣又東流至相州之鄴縣又東北流至磁州澄陽縣又東北流經潞州之洛水縣有衡漳故瀆俗名阿難渠則知合清漳而謂之衡漳清漳出太原府之樂平縣本漢沾縣少山在縣西南清漳所出東南流至儀州之和順縣又東南流至潞州黎城縣之東北又東北流至洛州之洛水縣又東北與濁漳合而至貝州之寧城縣又東北流至德州之長河縣乃漳之南岸其北岸即瀛州

爲堯都省十有二州之幽并入焉以餘州準之則知禹貢冀州北境復舜之幽州而東西南皆禹迹之舊蓋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也故曰兩河間周人又分冀而復舜之并州故曰河內而已○黃氏曰冀唐虞夏商皆都之舜分置幽并禹貢發不置周仍分置如虞衡爲冀牧周封康叔都朝歌

其山鎮曰霍山

易氏曰漢志河東郡彘縣霍太山在東唐及今晉州霍邑本漢彘縣霍山一名太岳在縣東三十里

其澤藪曰楊紆於于反

易氏曰鄭康成曰楊紆所在未聞顏師古引爾雅云秦有楊紆李巡又以爲在扶風而此乃以爲冀州未詳其義及所在

其川漳

之平舒縣自此東北入于海

其浸汾（扶文反）潞（音路）

黃氏曰汾水出憲州靜樂縣南流至河中府榮河縣入河

康成曰潞出歸德縣今慶州華池縣無潞水杜佑曰潞出

密雲郡密雲縣密雲今檀州水經鮑丘水從塞外來經密

雲戍過幽州潞縣西酈道元曰鮑丘水入潞通得潞稱俗

曰東潞此殆杜佑所謂密雲之潞也是在幽界非冀浸矣

案闞駰十三州記曰上黨潞縣有潞水爲冀浸即漳水也

王猛與慕容評相遇於潞川障固山泉軍人匹絹鬻水二

石酈道元曰他大川無可爲浸者巨浪長湍惟漳水耳又

案今潞城縣春秋赤翟潞子嬰兒之國是則潞之得名已

久漳水至潞爲川可以灌溉或當是也（○目勿氏曰漢志太原郡汾陽縣北山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陽入河故書言出焉靜樂縣今屬澤州即漢汾陽縣之地汾水東南流入太原府之交城陽曲太原清源三縣五縣又東南流至汾州溫城介休靈石汾西四縣又東南流入晉州之霍邑趙城洪洞臨汾四縣又東南流至絳州之正平稷山龍門二縣又南流至河中府寶鼎縣北入于河唐潞州潞城縣本漢潞縣屬上黨郡漳水一名潞水在縣北爲北翼州浸即漳水也蓋周以濁漳爲潞清漳爲漳）

其利松柏

易氏曰唐潞州潞城縣本漢潞縣屬上黨禹貢冀州厥木惟條條長也其利松柏宜矣

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

李嘉會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今不曰馬而止曰牛羊馬多出於隴西正雍州地

黃氏曰九州獨雍冀不宜稻何也自鄭國引涇爲渠西門豹引漳爲陂後人轉相師用大抵稻田徧二州矣禹之治水非獨除害濬畎澮距川蓋興利也而二州獨不爲稻田至後人始爲之豈禹之智不及國豹之徒哉是必害有甚於利者禹不敢爲至于商周皆因之後世但務興利始發

禁決防利固可喜害曾不鄒漢末諸家治河之策張戎獨言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濁號爲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諸郡以至京師東行民當春夏少水乾燥時引河渭水溉田故使河流遲貯淤而稍洩而多水暴至則溢決國家數隄塞之稍高於平地猶築堤垣而居水也可各順從其性毋復灌溉則百川流行水道自利無溢決之患夫水不使灌溉而失藝植之利不智者皆能知之然其識微見遠實合大禹規模由漢以來冀豫徐兗河患竭國力置民財漂沒墊溺救患不給灌溉之利誠不足言矣雍上流冀下流以形勢論之雍本無害然雍亦不以灌溉何邪決涇渭灞滻諸水使盡入河上流甚駛疾而下流猶 其停緩若分別諸水上流已下決下流遂淺淤何疑哉孟子曰禹以四海爲壑此說至漢猶有能知者今千餘年其學遂絕滅矣攷工記曰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古人治水法理精詳師授的確其肯以一槩之見而使利害不足相補除哉

正北曰并州

易氏曰舜有并州禹貢以并入冀州殷因之周復分冀復舜并州以天下之勢言之冀州在西河之東雍州在西河之西并州介乎雍冀之間故曰正北

其山鎮曰恒山

易氏曰漢志恒山郡上曲陽縣常山谷在西北接唐定州恒陽縣有北嶽今改爲中山府縣爲曲陽即漢之舊也

其澤藪曰昭餘祁

黃氏曰昭餘祁在汾州介休縣注水經曰汾水於大陵縣左迤爲鄔澤引廣雅水自汾出爲汾陂陂南接鄔地理志

曰九澤在北并州藪也吕氏春秋謂之大昭又侯甲水逕大谷謂之大谷水逕祁縣故城南自縣連延西接鄔澤是謂祁藪樂史寰宇記昭餘祁俗名鄔城泊祁屬太原漢故縣也

其川虖池（喚胡反池徒多反）嘔夷（烏侯反）

易氏曰漢志代郡鹵城縣虖池河東至參合又東至文安入海此言參合則屬高柳縣漢高柳縣隸代郡唐正觀以後爲黜啜所破州縣俱廢開元十年改定襄爲雲中有高柳故城則鹵城又當在高柳之北虖池河源未之詳其河自鴈門縣西南流入嵊與唐林二縣又西南流至圻州秀容縣又西南流入定襄縣又南流至太原府盂縣又東流至恒州之靈壽眞定九門藁城毂城五縣又東流至定州無極縣又東流入深州之饒陽鹿城安平三縣又東南流入瀛州之高陽河間二縣又東流入莫州之唐興及莫縣

以至任丘文安縣即漢志所謂至文安入海者也康成曰嘔夷祁夷餘出平舒漢志代郡平舒縣有祁夷水唐蔚州興唐縣本代郡地嘔夷一名滱水出縣西北高氏山東北流至興唐縣又東流至瀛州之博野東流入于河（黃氏曰虖池出代州繁時縣泜皐山嘔夷在蔚州靈丘縣即滱水也注水經曰溫夷之水出縣西北高氏山東至瀛州高陽縣入易涞水即巨馬河出蔚州飛狐縣涞山東至覇州南入于濤也同入海）

其浸涞易

黃氏曰易水有三皆出易州易縣寰宇記北易一名安國河出縣西北窮獨山注水經濡水也中易出閻鄉城寬中谷東南流至古易京城與北易合流入巨馬河注水經易水與諸水互攝通稱南易出縣東南即山燕王仙臺東石虎罡東流與雹河會又東至覇州容城縣南流入高陽縣合滱水注水經又曰易水至文安縣與虖池合班固闕駟

皆以斯水爲南易文安今覇州縣并之東界至此○易氏曰廣昌縣淶水東南至容城入河案唐蔚州飛狐縣即漊廣昌縣地有飛狐口淶水所出東南流至易州易縣又東北流至淶水縣又南流入容城縣即漢志所謂東至官城入河者也漢志涿郡故安縣閻鄉易水所出東至范陽入鳭此言易出故安則近幽州之境案唐蔚州飛狐縣周屬并州自縣北入嬀州之懷戎即古飛狐口易水所出東南流至易州易縣至北方是漢涿郡故安縣之地又東北流入涿州范陽之南界即漢志所謂至范陽入淶者也

又曰案詩韓奕韓侯爲并牧今同州韓城縣古韓國此并西界也并地最延袤橫亘冀北以制戎夷故詩曰奄受北國其追其貊荆宛并韓其國都皆近京師宛衛武關以制楚韓杆臨晉以制狄皆天下形勝故宣王中興特著二詩焉大抵周人幽據全燕制狄齊據海岱制淮兗冀翼蔽洛陽并荆控扼咸雍此天下全勢也觀九州山川險要之處與其建牧規模而經略大體可見矣

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

鄭康成曰五擾馬牛羊犬豕五種黍稷菽麥稻也

總論

鄭鍔曰自揚州而下以至於并州是謂九州之國所以正其東西南北者皆以王畿爲主天子面南故自南而辨之則四方各正矣每州各言鎮山記其爲一州之鎮也各言澤藪記其一州水之所聚也各言川記其水入海之道也各言浸記其地氣之偏而陰陽之不齊也各言穀之宜記其土壤之高下而所種之不同也各言利之所宜記其山林之疎密而所產之不同也○薛氏曰凡九州之土高者宜黍稷下者宜稻麥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東南多絲編西北多織皮先王之于民固其東西南北之異方山澤異種丹漆絲枲之異利廣谷異制民生異俗爲之修其教而不易其俗齊其政而不易其宜山者不使居川澤者不使居中原駢剛之地糞種不以牛赤緹之地糞種不以牛然後五方之民各安其性樂其業而無偏弊之意

總論分州之異

易氏曰九州之說其來尚矣孔安國以禹貢九州爲帝堯

之制遂謂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爲幽州并州分青州爲營州餘乃堯舊非也攷之舜典其說甚明始言肇十有二州次言咨十有二牧然後命禹平水土是則平水土之命與夫十有二州之建其先後次第自有可攷而不誣者禹別九州書以貢名在治水之後禹貢於逐州之下雖各列隨山濬川之說然皆追求其治水蹤迹而後辨山川之險易量道理之遠近以定賦貢之高下不得以舜之十二州爲後也善乎班固之言曰堯遭洪水懷山襄陵天下分絶爲十二州使禹治之水既平更別九州列五服其先後次序正所以發明當時置州之意○薛氏曰冀豫雍幽營揚荆豫青徐揚荆豫梁雍此禹貢之九州也冀豫雍幽并徐揚荆豫幽并此職方之九州也禹貢九州之名舊矣舜時肇十有二州分冀爲幽并州分青爲營州至夏則復爲禹貢之九州矣爾雅九州商之制也職方九州周之制也是商有幽營而無禹貢之梁青周有幽并而無禹貢之徐梁郭璞以爾雅之九州爲商制然爾雅有九州之名而無九州之界禹貢職方有其界而不能不相侵入者且職方九州冀小於禹貢以分冀爲幽并如舜時則一分而三也雖無徐州而青兗之間是也雖無梁州而雍豫之間是也禹貢曰海岱及淮惟徐州是徐之南及淮也又曰大野既豬是徐州之大野也今職方青州之川淮泗兗州之澤大野是以徐而入青兗也禹貢曰華陽黑水惟梁州是梁州之南據華山之南也又曰厥貢璆鐵銀鏤砮磬是梁州之玉石也今職方豫州之地華山雍州之利玉石是以梁而入雍豫也職方既以青兗而包徐故青州多入禹貢之豫而兗州又多入禹貢之青禹貢豫州被孟豬而

職方青州有其澤望諸即孟豬也兹非青之入豫乎
禹貢青州曰鹽絺海物惟錯職方兗州有其利蒲魚即
海物也兹非兗之入青乎職方既有冀而又有幽并矣故
幽州多入禹貢之雍且幽州其山
醫無閭其澤曰貕養其浸蓚時醫無閭在遼東光武時以
遼東屬青州後又屬幽州兹非幽之入青乎貕養在長廣
蓚出萊蕪地理志以長廣屬徐州琅琊有萊山兹非幽之
入徐乎冀州曰其澤楊紆而爾雅曰秦有楊紆李巡又以
爲右扶風顏師古注漢地志以爲即楊紆兹非冀之入雍
乎大抵周以夏之冀爲三以餘八州爲六其勢不能如禹
貢之舊也然杜氏二鄭不改職方之字而必改職方之意
後鄭謂潁在陽城宜爲豫今屬荆非也以涖在楚隨之間
宜屬荆今屬豫非也不知青幽梁雍兗豫尚多侵入況相

距之州乎是改職方之意也先鄭以青州之淮字當爲睢
沭字當爲洙直謂宋有次睢而魯有洙泗曾不謂青之包
徐也以雍州之弦字當爲汧蒲字當爲浦直謂雍有汧水
耳曾不謂吳山在汧西有弦蒲之藪也至於杜氏以經之
湛字當爲淮後鄭以兗之盧維爲雷雍曾不謂湛與盧雍
之名無所經見是改職方之字也
鄭鍔曰周之九州無徐梁禹貢有徐梁無幽并爾雅云兩
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濟東曰徐州河西曰雍州漢南
曰荆州江南曰揚州燕曰幽州濟河間曰兗州齊曰營州
詩譜雍梁荆豫徐揚禹貢所云堯舜法爾雅職方不同先儒以爾雅所言爲
商制理或然也至於周官無徐梁者蓋徐去淮爲近而其
地或爲徐戎淮夷之所有梁去洛爲遠而其地或爲王畿

都鄙之所據也爾雅有幽州而周官有幽并者民有盈耗故州有損益冀之在商其民是以離而爲二故有冀而有幽在周又離而爲三故有冀又有幽并舜分冀爲幽并青爲營周無徐州蓋其地爲淮夷徐奄所有周公之時命伯禽之魯而徐戎淮夷並興此其證也其後成王伐淮夷宣王征徐方僖公征淮夷而周官以征伐所獲者爲隸獨於蠻閩夷貊有之而戎狄則闕則知其服東南爲難矣○李嘉會曰周之九州與禹貢不同者周時都雍不可不廣梁山多險阻故合梁雍爲一州徐地狹隘故青兼之堯舜都冀地壤最闊今之虜境各在其內且帝都所寓人民阜繁至周亦然故冀州分爲幽并

總論序州之次

王氏曰九州之序禹貢始於冀次以兗而終於雍職方始於揚次以荆而終於并者蓋禹貢言治水之序職方言遠近之序治水自帝都而始然後順水性所便自下而上故自兗至雍而止以遠近言之則周之化自北而南以南爲遠故關雎鵲巢之詩分爲二南漢廣亦言文王之道被于南國德化所及以遠爲至故也始於揚州則以揚在東南次以荆則以荆在正南終於并則以并在正北先遠而後近也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五十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嚴周禮訂義卷第五十七

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鄭鍔曰職方氏掌版圖以制其貢諸侯供貢以服事天子故以服言之欲其服職事上而已○劉康成曰詩云侯服于周○黃氏曰司馬曰九畿畿界域也或曰畿封皆界域也司馬施政職而以界域爲名見王政之行無遠近一也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九州各以其山川畫界而九畿自王畿出四面畫之地形不能整方九服闊狹相補而足侯國居其中有可所當辨也故晉爲甸侯鄭爲男伯○愚案餘說見大司馬

陳君舉曰衞服之外聖人雖制之服而不必其來故武成
敘諸侯之助祭洛誥稱諸侯之和會康王之誥陳諸侯之
聽命止言五服而已

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
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
知天下

鄭康成曰以此率徧知四海九州邦國多少之數方千里
者爲方百里者百以方三百里之積以九約之得十一有
奇云七伯者字之誤○林氏曰非實此國地特○黃氏曰凡邦國千
討其地之廣狹所能容也
里據一州之地而言也一州之地方千里故爲九州而建
九牧一州千里封公以五百里則四公猶曰封公足五百
里則可容其四也方四百里則六侯猶曰封侯足四百里
則可容其六也方三百里則十一伯猶曰封伯足三百里
則可容十一也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猶曰封子足二百
里則可容二十五子也方百里則百男猶曰封男足百里
則可容百男也出入千里之數而進退之以見九州之地
一州必千里也諸侯雖有加地未必盡登此數是故皆懸
法也康成曰每事言則者設法也設法者以待有功而大
其封其說是也但謂周九州界方七千里周公改殷制雖
小國地皆方百里一州必四公六侯十一伯二十五子百
男合附庸爲二百一十國則強牽合矣王制二百一十國
蓋言分土爲三而一州之地合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
可容二百一十而猶有餘也職方言四公六侯十一伯二
十五子百男蓋言元侯大封而一州之地盡登五百里則
容四四百里則容六三百里則容十一二百里則容二十
五百里則容百而適足也是皆懸設之言也封國三等元

侯亦三等故五百里四百里則
不能爲三軍次國必三百里不三百里則不能爲二軍小
國必二百里不二百里則不能爲一軍男雖加地至百里
猶不能爲一軍此其事實而其制參見於司馬職方者也
周之公國祀宋而已九州之地封國不盡則爲閒田古說周國八百而春
秋經傳古國存滅其可見者不過百餘未入春秋法制猶
在諸侯未敢大放恣至春秋時猶以滅國爲重則古國之
不可見者必非盡并滅之不知其何故也（愚案餘說見大司徒）
薛氏曰千里之方爲方百里者百五百里之國爲百里者
二十五四个方百里者二十五用千里之方一是方五百
里者不過四公也又云方四百里則六侯則是四百里之
國爲方百里者一十六六个方百里者十六則爲九十六
是用百里之方九十六於千里之方猶餘百里之方四又

云方三百里則十一伯則是三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九
以十一个方百里之國爲百里者九十九於千里之方猶
餘百里之方一又云方二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四則二十
五个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以二百里之
百男則百里而已此封國之定制也其餘爲附庸山川者
固見於大司徒建邦國之制鄭氏謂九州之界方七千里
七七四十九爲方千里四十九其一爲畿內餘四十八八
州各有方千里者六以爲封公侯伯子男之地失之矣鄭
氏之見以開方言之殊不知井田之地畫爲井形四圍左
右皆有定制故可以開方言之若夫王定九州之制分
疆析壤各以千里爲州非如井田之法周圍貫通可以開
方計之若曰成周之制爲方千里者四十九何成王周公
斥地之廣耶王制曰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豈復開

而爲千里之六耶或曰王制商制也夫何商周之大異也
孟子曰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如此則知鄭氏之失

凡邦國小大相維

鄭康成曰大國比小國事大國各有屬相維聯也

王設其牧

項氏曰諸侯皆世襲惟牧爲王所設○鄭鍔曰五國爲屬屬有長二十五國爲連連有率三十國爲州州有正雖足以相制而未足以兼制之大國無小國之助則無以爲强小國無大國之依則不能以自固王於是而爲之設八命之牧以爲二百一十國之長統臨而牧理之然後小大之國各有所畏○易氏曰其要專在建牧一事周制九牧寔舜之咨十有二牧之遺制皆所以統天下之邦國使之攷

禮正刑以尊天子○愚案陳君舉說見大宰九兩下

制其職各以其所能

黃氏曰牧下有正卒達乎諸侯故曰制○鄭鍔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論所能而制以職如牧監參伍之職方伯連率之職必觀其才力之所能任

制其貢各以其所有

賈氏曰即大宰九貢小行人春入貢及禹貢簠是也○林椅曰行人制貢蓋度道里歲月遠近爲之率倒職方各以其所有乃通法也然九州九牧王居其一九職九賦自大司徒之所頒掌交之所諭推之足以一州爲法達乎八者○黃氏曰諸公食者半侯伯三之一子男四之一地有進退則貢有增減故曰制其九州有常貢苟非增減則無庸制也春秋傳曰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此其節也職方言設牧而繼之以制職制牧皆參焉

鄭鍔曰地各有所生有所不生論其所有而制貢如荊有齒革不責以揚之竹箭雍有玉石不責以冀之松柏因其所有則其求易供○林椅曰職方言設牧而繼之以制職制

貢則當時職貢亦總州牧

王將巡守則戒于四方曰各脩平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

王昭禹曰王巡守則諸侯各朝于方岳故戒于四方○鄭康成曰乃猶女也守則諸侯所守之地職事則諸侯所治之職事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故戒以脩平乃守脩則使之治其壞也平則使各當其分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也者述所職也故戒以攷乃職事職則慮其有曠職事則慮其有廢事○鄭鍔曰因巡守之年儆戒之使脩正其疆界攷察其職業以俟王之時巡告戒之有素及其不率然後待之以誅夷寘誤之罪可以無愧矣○王安石曰必先警戒而後巡守者不欲乘其不備幾于不戒而殺也必先警戒則刑可施

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

鄭康成曰先道先由王所從道居前行其前日所戒之令○鄭鍔曰及王之所行先用所儆之方國巡其前所布之戒令預攷其率與不率也

王殷國亦如之

賈氏曰王殷國所在無常或在畿內國城外即爲之或向畿外諸侯之國衍之故有戒令之事○黃氏曰宗伯殷見曰同大行人殷同以施天下之政則巡守本爲殷國也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法則皆所以正不正也故謂之殷國職方巡狩謂不因殷國而有會同之事如成王作洛宣王車攻皆不至方岳故獨以天子適諸侯爲名其曰殷國正謂時巡朝諸侯于方岳考制度大明黜陟也言巡狩則不殷國言殷國則巡狩可知故掌客兼言之六年五服一朝十二年王乃時巡皆定禮王有故不出非常也今年有

故不出明年亦當出先王未嘗豫設非常不出之禮使人主怠惰也漢武帝歲出祀甘泉汾陰固爲頓擾及帝曠歲不出實怠耳合禮不合禮比目未論鄭又言王不巡守同夫王出則戒以平守攷職將以待黜陟也王行將至則又巡戒焉不出何戒之有

土方氏上士五人下士十人府二人史五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項氏曰土方者主土度四方之地○賈氏曰主四方邦國之事與職方連類在此以下至形方並同掌土圭之灋以土地相息亮反宅而建邦國都鄙

黃氏曰地形廣遠不可度量故有土圭之法今九章猶有鈎股存焉○鄭鍔曰冬夏至頴川陽城晝漏半立八尺之表夏至於表北得尺五寸之景冬至於表北得丈三尺之景皆爲地中此建國所用也若建諸侯國則不用此何則

景一寸差千里一分則百里封侯國之大者不過五百里何取於土圭之寸耶亦取其分而已若建小國又取其分以爲小分也一分百里男國也亦大都也二分二百里子國也若小都五十里則爲小分五分大夫二十五里則爲小分二分半所謂建邦國都鄙也○鄭鍔成曰土地猶度地知東西南北之深而相其可居者宅居也○李子嘉會曰知其民之所宅蓋宅里所居必陰陽既宅是也氣合聚如禹貢所云四隩既宅是也風土以相國君居

鄭鍔曰土方氏所掌與大司徒以土圭正日景焉相氏之致日致月不同大司徒建王國而用土圭以測土深求天地之中焉相氏欲知四時之氣土方氏專建諸侯之國不過用土圭以度其地之遠近廣狹而已

以辨土宜土化之灋而授任地者

黃氏曰所謂景短多寒景長多暑景朝多陰景夕多風土

宜土化由是而有其法焉○鄭康成曰土宜謂九穀植稱所宜也土化地之輕重糞種所宜用也任地者載師之屬○劉氏曰謂授其地以任之耕種者

鄭鍔曰大司徒有土宜之法草人有土化之法用是法以授夫任地之人則非特治王畿千里之地有法而治諸侯之地亦有法何患職貢之不供哉

王昭禹曰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土方氏則輔成司徒建國之事而已大司徒掌土宜之法而土方氏亦辨土宜土化之法則輔相司徒草人任土糞種之事而已司徒草人所掌止於王畿而土方氏所掌則及於四方

王巡守則樹王舍

易氏曰樹植也立也王巡守則有四方之舍土方氏既爲之土地相宅而知利害之所在然後掌舍爲之設樓柝再重爲車宮轅門爲壇遺宮棘門而土方氏植立之焉○鄭康成曰爲之藩○黃氏曰草舍嚮背左右猶有其法○鄭鍔曰暫所舍止亦當相其位而爲之

懷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懷來也主來四方之民及其物○劉氏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是懷方以成道德仁義之化悅之以聖人中和禮樂之方陳之以位天地和陰陽之本感之以致神祇遂生殖之義使之心悅誠服踴躍于兩間而不知自已者也

陳及之曰遠人之來亦不旦旦有之今也懷方氏中士八人府史胥徒凡五十二人是冗長也必也待其來以他官從事焉耳凡周家之制官府之設有非欲常常用者皆臨時俾官府兼之○李嘉會曰既懷來諸侯而此合之且兼之以道訓宜也必各立一官何故懷其所未來合其所未一然後因方而訓道之三官宜不同也而後形方氏可修

其職也○黃氏曰賓客屬秋官民屬夏官其事異也

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

陳及之曰鄭氏謂遠方之民四夷之民也諭德延譽以來之若然則是漢武使張騫輩說諭西域之比當時設官之意謂遠方之民苟其歸附者懷方氏爲之如大小行人之待諸侯也成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至非設官爲之主則言語不知其好飲食不知其所矣豈所以來遠方之民乎○王昭禹曰遠方之有貢猶六服之貢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贄也○鄭鍔曰謂其方所當以爲貢者遠方有所獻之物猶六服諸侯之獻國珍也○黃氏曰遠物貿易者也飲食異嗜漢西域賈胡利漢賄無歲不至先王以爲此不能絕而設享上之誠四夷既不可責之以方貢使爲歲事之常又不可責其所出珍異之物以爲已玩好之具要在有以致之使之自至而已其來則逆之其去則送之厚之以禮也其貨物則以璽節達之使道路無壅阻示之以信也○鄭康成曰謂以璽節達貢物以璽節

成曰達民以旌節達之

治其委積館舍飲食

王昭禹曰治其委積所以備其用也治其館舍所以安其居也治其飲食所以順其嗜好也○鄭康成曰續食良其往來○鄭鍔曰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積此遺人所掌懷方氏爲之治其事蓋結之以恩也

王氏曰逆送之以爲之禮達之節使無留難治其委積館舍飲食使有所資賴此所以懷之也

合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鍔曰王者之心未嘗不欲四海無異俗九州皆共貫然道路或阻絕財利或不相通器用或不齊人各私其所好而異其所惡故命官曰合方氏以合其不合者焉質人云

同其度量壹其準制則所同者一市之中行人云同度量也合方氏舉天下而皆同之王者大一統於天下實本諸此

掌達天下之道路

鄭康成曰津梁相湊不得陌絕○王昭禹曰干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道路所以通往來達之則往來有不窮之通

通其財利

王昭禹曰財利出於土地所生而有無多寡常不能以相資通之則有無懋遷而多寡相濟矣

同其數器

鄭康成曰權衡不得有輕重○王昭禹曰十百千萬之所計謂之數吉凶禮樂之所用謂之器○鄭鍔曰數同則以九以七以五爲節者舉天下皆同則曰樽曰爵曰俎曰豆者舉天下皆同而不敢過器同

壹其度量

鄭鍔曰分寸尺丈仞之度皆使之一則無長短之差斛合升斗斛之量皆使之一則無多少之異

除其怨惡

王昭禹曰生於心而有所憚者怨也人之所醜而有餘者惡也有以除之則惡將有所改而遷善怨不妄作而當理矣○鄭鍔曰怨惡除使無積怨以生亂

同其好呼報反善

王昭禹曰情之所樂謂之好性之所欲謂之善苟役物以爲好則好失之僻離道以爲善則善失之奇故必有以同之先王不貴異物不寶遠物是以教而同其好也作奇技者誅被異服者禁此以法而同其好也聯之以朋友此以教同其善也不孝不悌不信不治則糾之以八刑此以法而同其善也同之如是道德矣患其不一風俗矣患其不同

總論

易氏曰道路達財利通此合方之事也未及夫政焉同數器而九儀之命皆有定守一度量而五則之制亦有定用此合方之政也未及夫教焉至於除其怨惡同其好善則講信修睦無有異志合方之為教也大矣

陳及之曰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則封內諸侯津梁相通聘好往來有無相補患難相救無有壅蔽之患矣然先王恐其私相連衡以叛上及姦人往來而莫之禁於是為之溝池樹渠之固以防之為之節制以謹之所謂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門關用符節道路用旌節凡通達於天下必有節無節者有幾則不達所以禁絶姦人之往來也每歲相問每世相朝告終易代有送葬之禮有慶賀之禮凶荒災患有弔恤之禮有致禬之禮此諸侯之邦交也非是而私相連結附下罔上恃强并小則大司馬有九伐之法方伯連帥奉辭伐罪所以絶其萌芽杜其吞併也春秋以來姦人不得志於中國則如意而往無所疑忌雖弒君之賊往往藏匿以為已用則關梁呵問之法不行矣喜則朝聘無虛月怒則爭戰歷歲年而不已則方伯連帥之職不修大司馬九伐之法不行矣若是而曰達天下之道路是啓姦詐而長背叛耳

訓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訓道也主教道四方之民○鄭鍔曰設教者聖人神道教化宏遠使民俗自移無待于訓方氏之官設官曰訓方氏者取其事之可以言傳者則訓四方○易氏曰合方氏之同好善因人心之善還以道之而已至此一職專以訓方為事亦非於人心好善之外別有所謂訓也道四方之政事則政事固有

良而平者矣與其上下之志則志固有醇而正者矣誦四
方之傳道今之事亦有格言大訓可以爲法者矣此皆人
心自有之善訓方從而訓道之也
王氏詳說曰地官有土訓誦訓此又有訓方氏蓋土訓所
掌在於道地圖詔地事誦訓所掌在於道方志詔觀事四
方志與上下之志又異矣
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
鄭康成曰道猶言也爲王說之四方諸侯也上下君臣也
○鄭鍔曰政事謂諸侯之所施設也志謂諸侯君民上下
之趨向也
誦四方之傳道
王昭禹曰誦與孟子爲王誦之同意訓方氏所誦皆以告
之也

鄭鍔曰傳道謂四方之人口之所傳說稱道者○鄭康成曰傳往古之事爲王誦之若今論聖德楚舜之道矣○王昭禹曰傳則或出于衆人之所傳道則或出于一人之所道誦四方之傳道則將以來之至于推而行之然後可以爲道矣
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
鄭鍔曰道其政事與其上下之志則達其說於王使王知
之誦其傳道非特誦之而已取其可以爲訓者作爲戒書
於建寅之月布之以誦四方使知其善者可行惡者可改
也布於正歲則順時之始與之更新矣又觀四方之新物則
因夫一歲之始察民之所好時新者如何道之訓之以俟
他時之布○項氏曰物即事也即上所誦道之三物也新歲觀之又將以爲來歲之訓○王昭禹曰新物謂新所用之物觀新物將以觀民之好惡者正歲者民物之所尚以一歲之始而觀民情之所尚將以訓其志淫好辟也○陳櫟之曰新物如舊日染不汙俗或與惟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作新民亦以新子之國先知與見後知先覺與覺後覺見易而變令染賈如蝘蜓之肖蜾蠃○愚案此又是一說○黃氏曰布而訓四方
使述其舊美也觀新物察風俗之變也
形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易氏曰形猶人之形有相屬之義○鄭康成曰形方氏主制四方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苦蛙反）離之地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

鄭鍔曰地域掌於大司徒版圖掌於職方特其名數也形方氏則制之如制衣之制因形裁割使各得其宜也公侯伯子男五等封疆各有所正制其地域而正之使析者不至於相離故曰無有華離（○賈氏曰地有低邪離絕遞相侵入不正故正之不分者兩頭寬中狹邪者一頭寬一頭狹）析而不絕者為華王安石云華與天子副瓜者華之之華同義地雖分析亦當連亘不絕為一國之界故不可華絕而不屬者為離一國之地當自為封疆若有國在此而地斗絕在彼則不能相統攝矣故不可離其所以使地不華離者蓋使小國近大國事之以自立大國近小國比之以自固然非形方氏制其地形使各相聯屬雖欲使小大相事相比不相侵其疆場亦不可得也○鄭康成曰比猶親也易比象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王氏曰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則小國易以守大國難為侵人各有土宇可以無交矣

劉氏曰大司馬建邦國之九法有均守平則以安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之法矣若形方氏正之弗從然後詔之司馬而九伐之法行焉

山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賈氏曰此山師及下川原等皆是遥掌畿外邦國之內山川原隰之等使出稅珍異以供王家○陳及之曰古者山林之所產川澤之所出某物利於人某物害於人其版圖數要悉藏之王府諸侯不得而知辨其物之利害而頒之則諸侯知取其利避其害使致其珍異之物則不得欺其上矣

李嘉會曰山川必曰師何也以其有珍異之物當主名以貢於上有土宜之物當播種以導辛下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

鄭康成曰山林之名物若岱畎絲泉嶧陽孤桐○王氏曰稻人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所謂利有如此者非特中人用而已王孫滿曰夏之方有德也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所謂害有如此者非特毒物及螫噬之蟲獸而已○黃氏曰吳即山鑄錢煮海水爲鹽皆魏隄河皆利害也

李嘉會曰地官山林川澤各有三等所守有厲禁所收有財物然行之王畿不及天下今天下之山林川澤各有其物不辨別之以示天下天下何由而知所趨各有珍異不分辨之以致於上天下何由知所貢如是則吳之鹽鐵斯不得以擅其利齊之鹽筴亦可以專其征矣

愚案山澤之官屬之司徒者只是會其財物而不能制其邦國司馬專主諸侯得以兼制邦國之事

川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川澤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

鄭康成曰川澤之名物若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澤之萑蒲

邍音原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康成曰邍地之廣平者

李嘉會曰地官山澤有虞林川有衡今乃有邍師者以其

知地宜之美惡種植之善否以教導民故曰師
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墳衍(房云又)衍邊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
者
鄭鍔曰高平曰原四方之地廣平之處地有丘陵之名有
墳衍之名有原隰之名辨其名物相其陰陽度其水泉則
可以爲封建諸侯之所不辨其名無以知其或平或陂或
燥或濕不辨其物無以知其或肥或瘠或美或惡以爲封
邑則民病而不安故使邊師辨之先儒讀物之可以封邑
者爲句其說謂物之者相其土之物色也余謂辨其丘陵
墳衍邊隰之名物之可以爲封邑者當爲一句
黃氏曰都邑必居平地商人避河患遷邢盤庚曰適于山
用降我凶德是也然其民蕩析離居不暨作勞不服田畝
不可施井邑之法故復遷亳○劉執中曰此謂五等封國

李氏曰天下之情欲上達故訓方氏之職設人上之志欲
下通故撢人之職設古者君民一體上下交孚而無壅遏
之患如此
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
鄭康成曰道猶言也○鄭鍔曰王者處九重之中志雖在
民民何自知哉國之政事行於王國天下邦國在王畿之
外遠而不聞撢人巡行天下誦之道之以告語乎其民言
王志如此王之政事如此使民間聞吾君之志與其政事
之善
使萬民和說(音悅)而正王面
鄭鍔曰民皆心悅誠服延領舉肖嚮仰乎王不敢背違謂
之正王面面者嚮也王之所在皆仰而嚮之也蓋民未嘗
無嚮君之心其所以有背違者以其萬里之遠不及知耳

擇人能言其所以然彼安得而不和悅乎

愚案擇人誦王志道政事則王之作於心而見於治者明白洞達安得不使民和悅而內嚮威公圖伯恐諸侯不從令管仲以游士八千游揚說談齊氏之美布於諸侯豈擇人誦道之意

都司馬每都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康成曰都王子弟所封及三公采地司馬主其軍賦○賈氏曰此王自以臣爲司馬遥掌都內○薛平仲曰都家之說嘗於宗伯之序官論之矣然禮之或僭其事猶有漸而至政之或弛其勢一決而驟泥都家之環于王畿責之以固吾圍也制之以地域分之以人民予之以貴賤朝其體固甚尊矣使王朝不制其兵柄於上或者繕甲治兵如太叔將誰馭之哉故先王設官以爲都司馬者必每都以上士二人居之倍之以中士又倍之以下士夫以王制攷之天子之縣內凡九十三國即周官所謂都家之地也司馬之設其官守若是之衆先王之慮蓋可知矣彼家之司馬雖亦王朝之所特置必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其權亦莫不有歸也夫莫大於四方之邦國而都家之爲小莫遠於大規摹蓋自是始矣此都家司馬所以爲政典之終

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

鄭康成曰家卿大夫采地正猶聽也公司馬國司馬也○李嘉會曰此曰公司馬而都司馬職曰國司馬蓋不必司馬之司馬上之所差以將兵者皆司馬也卿大夫之采地王不特置司馬各自使其家臣爲司馬主其地之軍賦往聽政於王之司馬王之司馬其以王命來有事則曰國司馬下文

注曰大夫家臣爲司馬者春秋傳曰叔孫氏之司馬鬷戾君用
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昭五年二十○陳及之曰春秋時楚子
與莫敖氏戰于皐滸鄭子張徵役攻子産與夫晉之六卿
宋之華向魯之三桓其調發戒禁悉自主之而國家弗敢
問安得不與上抗乎都公卿之采地也其權勢重故王朝
爲之置司馬則大夫元士也俾自置焉以聽命于上
賈氏曰都宗人家宗人都士家士皆使王臣爲之者都家
宗人有祖宗之廟王所常祭都家之士獄訟刑罪王政之
重非王臣不決也
都司馬掌都之士庶子及其衆庶車馬兵甲之戒令
鄭鍔曰都之公卿大夫子弟之適子皆曰士其支子皆曰
庶○王昭禹曰衆庶凡在都之人民皆是也○鄭鍔曰其
民所出以備軍旅之具則車馬甲兵別設都司馬以掌其

政教戒號令焉○賈氏曰若王家有軍事徵兵于采地都
鄙則都司馬以書致於士庶子有此衆庶車馬兵甲之戒
令士庶子受而行之
以國瀘掌其政學
王昭禹曰國法則師氏保氏大司樂所以教國子之法○項
氏曰依諸子教國子之法○鄭鍔曰所以會其車甲卒伍財賦者皆政也所
以教其士庶子修德學道者皆學也○易氏曰政即都家車馬兵甲
之戒令也瀘子則學其戒令而肄習之待國子之未命者經所謂士庶子是已然國子所以宇衛之者以國法則正政一矣○
王昭禹曰政學則以其學而後從政也
愚案古者國之子弟無時不知教無處不有學退在學
校受教於司樂大胥諸子進在王所受教於師保氏入
而宿衛有宮伯案其在版者而教之出而守禦有都司
馬掌其政學以教之出入進退教未嘗不行乎其閒非

若後世之教止於庠序而庠序之教又爲具文
以聽國司馬

鄭康成曰聽者受行其所徵爲也國司馬大司馬之屬皆是○賈氏曰國司馬不云大則小司馬軍司馬與司馬皆得稟其戒令

劉執中曰采地之卿大夫仕於王朝士庶子則以國教冑子之法教之於其都之學及有軍旅之事徵兵於都鄙則以士庶子作其衆庶車馬兵甲而都司馬掌其戒令以聽於國之司馬奉其節制以爲進退攻計焉

家司馬亦如之

鄭鍔曰大夫有家家之地亦有兵賦又命家自設司馬以掌之而家司馬亦如都司馬之隸於大司馬也其與大司馬同者以兵賦所掌焉故耳

李嘉會曰國有司馬都有司馬家有司馬自國及家兵甲戒令欲其如一不獨一之於政令亦必一之於學術此所以無異政無殊俗也

總論司馬官屬

陳及之曰司馬一官與軍政者半不與者半自大司馬至行司馬自諸子至旅賁氏自司甲至臺人自校人至圉師其他則環人戎右戎僕都家司馬皆與戎事者也自掌固至掌疆則司疆界者也自服不氏至掌畜則掌鳥獸者也自太僕至僕隸則左右侍御僕從者也自職方氏至擪人掌輿地及四方諸侯外夷者也小子掌祭祀則係焉司爟掌行火則係焉候人掌賓客則係焉挈壺氏掌司夜則係焉司士掌朝儀則係焉弁師掌冠弁則係焉與夫齊右之屬射人之屬則又係焉夫既曰典軍政而官府錯居先王設官分職不必類聚彼此聯事互相關係不特是也司馬雖

為掌兵之官至於軍旅大事五官之掌咸有職事冢宰徵師于諸侯大司徒以旗致萬民而治其政令大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大司寇泣禁戮于社自今觀之凡徵師凡致民凡軍禮凡泣禁戮皆軍之大政也宜皆司馬之事而分之四官掌焉此先王深思遠慮之至胡康侯曰昔成王將崩命大臣相康王方是時掌親兵者太公望之子伋也宰臣奠命仲桓南宮毛取二千戈虎賁百人于伋以逆嗣子伋雖掌兵非有宰臣之命不敢廢也召公雖制命非二諸侯將命而往伋亦不承也兵權散主不偏屬於一人可知矣此周官之制見諸行事者也

又曰周制兵出於農自八家共井至五百十二家之甸出車一乘馬四匹卒七十二人宜以稍人縣師等官領之而屬司馬今屬於教官其歲時校登其夫家簡其兵器治其

車輦宜以鄉遂官領之而屬司馬今亦領之教官三代之時兵滿天下而無將驕卒惰之變兵藏於民弗謂之兵將藏於學士大夫弗謂之將以蒐苗獮狩而易其習戰之名以比閭族黨而易其行陣之名國容之制軍容不亂焉養勇以禮積威以義是以不見其強而無敵於天下者如此薛平仲曰右夏官之屬凡六十有九始之以司馬終之以司馬固足以見兵政之密矣然攷之周官之例凡建其正立其貳設其攷自大司馬至軍司馬而已若上士中士初未嘗命官也今惟大司馬之上士命曰輿司馬中士命曰行司馬二者不見於經先儒槩以文簡殘缺而委之夫以例而求則小司馬軍司馬不見於經謂之殘缺可乎意者周官行師之馬行司馬不見於經謂之殘缺可也輿司凡領於大司馬之屬者必各有職以治其事是以在官府

則曰上士曰中士在軍旅則曰輿司馬曰行司馬亦因事而制名非有掌守而不可缺者不然制軍之法二十五人之爲兩而兩司馬者亦未嘗列之官屬也謂之闕可乎若夫虞衡之官司徒蓋領之以掌山林川澤矣而山川邊野之有師司馬又從而領之周官類若重複然彼以之掌于王國此以之掌于四方是又政典所以平邦國之大權在是也由前之說所以論周官兵政之嚴由後之說所以論周官兵政之大將從識者參之

卿大夫士之數六百九十有一人

卿一人　中大夫十有二人

下大夫十有四人　上士六十有九人都之王上不計

中士百五十有四人都之中下士四百四十有一人都之下士又計○趙馬言下士卑二人以校人之職效之三乘爲阜阜一趙馬積三阜以爲繫積六繫以爲甸甸積六萬以成校分校以爲左右則爲下士者當有二百

右夏官卿大夫士之數若以制軍之法計之其數爲甚衆不止於是然司馬特以敘制軍之法而已非夏官帥屬之常職也惟士之見於夏官間有異於五官之例蓋周之命士或一人或二人或倍之而爲四人又倍之而爲八積而至於十有二人十有六人三十有二人而止未聞有以五人居之者而土方氏則以五人焉未聞有以十人焉者土方氏則以十人焉豈非土方氏之爲職以土圭土其地而建邦國都鄙者也以土圭而求土地之中而土之數則五人而居之矣不然周官之掌司土地者曰土均曰土訓固嘗以土而命名矣爲士之數不見於彼而見於此信乎其有取於求地之中也

府史胥徒工賈醫之數四千一百五十二人　尚用

府七十有四人都之府不計　史百八十有五人都之史不計　徒三千六百三十有四人都之胥徒不計○趣馬之徒以左右校計之當得八百六十有四人總諸官得上數　工四人　醫二人

賈八人

右夏官之府史與胥其數特少其間有史而無府有徒而無胥有無府史與胥徒者凡二十餘官若大僕祭僕戎右齊右道右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馭夫之官又府史胥徒之俱無者也嘗疑先王之正典其大綱小紀之具舉凡書契之所藏文移之所贊而敘次之所治者將有多於他官可也顧若是之簡寡何哉及觀先王制軍之法一軍之間則二府六史胥十徒百而已夫莫密於軍政而文書調度其不爲繁重者若此此固人情之所便安而軍政之所易行也特其官令之徵召不容於不備者故其徒視府史與胥則加焉然先王之於政典之意大略可攷彼虎賁氏之虎士八百人若非所以爲徒也先儒謂徒之選有勇力者充之愚故併而計之於徒之數焉亦不可以掌官令者例論矣

不命之官凡四

方相氏狂夫四人圉師乘一人

圉人良馬四一人駕馬麗一人

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

東嚴周禮訂義卷第五十八

秋官司寇上

鄭鍔曰秋者天地嚴凝之氣肅殺萬物之時刑者人君以肅天下之不肅故掌刑之官屬乎秋言刑之用如秋氣之肅殺

易氏曰刑以弼教寇則敗其教之成者故掌刑者謂之司寇○李嘉會曰疏以寇者害也蒙上九曰利禦寇上下順也司寇凡有害而總禁之此秋官體上天肅萬物之意後世亦謂之司敗是刑所以懲敗類○賈氏曰獄官之名有虞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司寇天子爲大士楚有司敗諸侯同故魯晉皆有司寇至衰世隨意所造故晉有士榮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

鄭康成曰禁所以防姦者刑正人之法○劉迎曰大司寇帥屬宜以掌邦刑爲職如家宰掌邦治司徒掌邦教可也

今所掌止於邦禁佐王始正其職以刑邦國聖人設司寇之意常欲若不於末然果不可禁然後以刑見其愛惜保護斯民恐陷於罪戾（○林氏曰不曰掌邦刑而曰掌邦禁禁而明則刑可不用○鄭鍔曰掌邦禁言制法之本佐王刑邦國言用刑之事然刑非大司寇之所敢專作威者人君之權此特佐之）

刑官之屬大司寇卿一人

陳宏甫曰先王設官分職最當詳攷其錯綜互見不可倫類又有截然不可易者如大司寇之屬凡朝廷之獄大司寇士師掌之六鄉之獄鄉士掌之六遂之獄遂士掌之甸稍縣都之獄縣士掌之都鄙之獄方士掌之四方之獄訝士掌之凡此類皆獄訟之事故雖自鄉遂之外如甸稍縣都外而邦國一皆聯絡而盡屬諸司寇

鄭康成曰士察獄訟之事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起吉反四方

鄭康成曰典法也（○易氏曰典常也禮曰福之適時措於天下故一者皆謂之典○劉執中曰民失其常則立法以治之使復其常乃謂之典）典諸侯則治之以三典萬民則治之以五刑　○王昭禹曰三典即大宰刑典合而言之故曰刑典別而言之則刑有三等○鄭鍔曰詰謹也書曰王若荒度作詳刑以詰四方○鄭鍔曰四方與邦國一耳（○王昭禹曰邦國謂中國也四方謂四夷也）言刑又言詰何也諸侯之邦有不率者刑得而加之至四方之遠殊俗異域或羈縻而處之或不得而盡臣之於其不率詰責之有文告之辭詰之不改然後臨以甲兵之大刑或謂大宰言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何也大宰掌其典以御邦國者總其綱尚寬故言詰治內者欲其詳而尚嚴故言刑詰之寬也刑之嚴也又與刑官之事異（○吕氏曰司寇掌邦禁凡邦之刑辟皆總焉曰詰姦慝刑暴亂姦慝隱而難知故謂之詰蓋推鞫窮詰而求其情暴亂顯而易見直刑之而已天下罪惡雖萬狀要不出於隱顯之兩端曰詰曰刑皆有以待之）

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

典

鄭鍔曰國之新者或乘衰亂之後廢故而立新或闢荒遠之地新立君以懷輯其民○黃氏曰新辟地立君固有之始封初徙之國如申伯封謝齊徙臨菑皆新立也教化未洽習俗未一苟有麗于刑辟用輕刑以治之憫其爲未化之民○陳及之曰若周公告康叔以治殷民曰勿庸殺之姑惟教之國之平者教化已明習俗已成人心安和風俗醇美苟有麗乎刑辟用中典以治之懲其有過中之民可也○易氏曰若成王命君陳尹東郊之意○陳及之曰平國之民素閑政教苟有罪不可赦也故三刺三宥自有國家之常法亦不得戾乎是惟中而已所謂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刑是中典者一定而不可易國之亂者叛逆簒弒之國其民頑暴不率訓典非嚴刑峻法以御之未有能勝其兇暴之習故用重典以治之蓋處之常法之外○黃氏曰不聽不訊一切行是蓋軍法歟○陳及之曰只在官在宮者殺無赦班孟堅以中典爲三千五百之刑重典爲三千之刑非也然制刑雖有一定之制及觀其所宜而用猶醫之用藥隨病輕重而加減要之使適於安而已○王氏曰用輕典以柔乂之用中典以正直乂之用重典以剛乂之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氏曰以聖人之意推之輕典所以進其善重典所以懲其惡皆所以爲中也

以五刑糾萬民

鄭康成曰刑亦法也糾猶察異之○賈氏曰此五刑與墨劓等正刑別或一刑之中而含五或此五刑全不入五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音狩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音願糾暴賈氏曰言野則國外若鄉大夫野自六尺之類○王氏昭禹說曰野刑之於六遂鄉刑之於六鄉是也然以軍刑間於鄉遂之間軍之所在也其曰官刑謂在官者設也其曰國刑謂王畿之內九十三國者設也又非三典所以刑邦國之國○鄭康成曰功農功力勤力命將命也守不失部伍德六德善事父母爲孝能其事職職事

修理愿慤謹暴當爲恭字之誤○易氏曰上者各有所上
也糾者糾其渙散也蓋渙散非用刑之時而刑之所糾期
於無渙散而已○王氏曰野刑爲事故上功糾力力所以
致功軍刑爲政故上命糾守守所以致命鄉刑爲教故上
德糾孝孝所以致德官刑爲治故上能糾職職所以致能
國刑刑也故上愿糾暴失愿而暴刑所取也○劉執中曰
以五刑糾萬民者建六典以爲民極也是故六卿各職其
官建之使必行於天下行之使必範於後世者大司寇正
其刑典也乃建事典佐王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
者用野刑焉農耕也溝涂也隄防也井邑也宮城也百工
也凡役民以作其事而奉國家者以成功爲上以不致力
爲糾則冬官之職待之而後立焉乃建政典佐王以平邦
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者用軍法焉振旅也芟舍也治兵

也大閱也伐國也戍疆也凡役民以立其政而尊國家者
以用命爲上以不死守爲糾則夏官之職待之而後立焉
乃建教典佐王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者用鄉刑
焉六德也六行也六藝也五禮也五品也凡役民以行其
教而佐邦國者以成德爲上以不致孝爲糾則地官之職
待之而後立焉乃建治典佐王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
萬民者用官刑焉六官六屬百官府史也凡役民以立其
治而造國家者以賢能爲止以不稱職爲糾則天官之治
待之而後立焉乃建禮典佐王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
萬民者用國刑焉君臣也父子也兄弟也夫婦也朋友也
家國也祭祀也凡役民以踐其禮者以恪愿爲上以不致
其恭爲糾則春官之職待之而後立矣五者國之大典聖
人建極於天下以參天地而贊化育待之以成焉然非刑

典之正其得以成之不曰詰邦國刑百官糾萬民乎

鄭鍔曰觀此五刑之用而有所上所糾之意則愛人而不忍刑可見墨劓刑宮大辟五者刑之名也五刑之名固不可改而此有野刑軍刑鄉刑官刑國刑亦以五刑稱之蓋或有野民犯焉有軍中犯焉有鄉民犯焉有在官者犯焉有在國者犯焉故也野中之民犯刑曰野刑刑其不率於田野之中者也然野中所上者勤力於農而宥之可也軍中之人犯刑曰軍刑刑其不率於軍中者也然軍中所上者能用命爾苟其人在軍常謹守部伍而不敢離今日犯刑又當糾其平日能聲罪之故而宥之也不率於鄉中而犯刑則曰鄉刑鄉中所上者德爾苟其人平日鄉黨稱其孝今雖犯刑又察其在家能孝其親而宥之可也不謹於官職而犯刑曰官刑然在官所上者才能爾苟其人修舉職事事成効著今雖犯刑又察其能足稱職而宥之可也不率於國中而犯刑曰國刑刑其不恭謹國中者然國中所上者愿慤而已苟其人平日能恭敬而不慢今雖犯刑又當察其國有恭敬之實而宥之可也暴字鄭康成以爲當作恭蓋言糾暴則亦正糾力糾孝文不類也五刑各有所糾如此經言糾其德行糾其過惡之類皆謂其難知故糾之也民有不幸而犯刑者苟不察其平日有可取之善遂從而刑之抑何無決擇歟故糾之如此糾而無可取則刑之無悔大宰亦曰以糾萬民正謂是也○李嘉會曰用刑雖重當其情然必以事之所尚爲重如今治王僕之訟以名分爲先有如大體所關不生因其事之所尚則一情之得一法之當未必不妨其餘豈可不隨宜而施

以圜土聚教罷音皮民凡害人者寘之反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

鄭康成曰圜土獄城也○鄭鍔曰天之體圜而大德曰生

獄城必圜主於仁而已民爲不善有致死之道聖人之心常欲生之○王昭禹曰以兩儀言之則乾爲圜以五則言之則規爲圜困苦以教之爲善也民不愍作勞有似於罷義之民言其拂于中也

鄭鍔曰民不能自強於爲善者謂之罷民夜納之圜土而晝則施以職事何以謂之教蓋民有過失者其害人之罪雖匪故爲然其罪已著夜寘於圜土以囚之晝施職事以役之明書其所犯之罪於大方版加諸背而恥之○劉執中曰書其罪狀與姓名表示於人是明刑也使之猶有人之心焉則變惡爲善殆不旋踵是乃以不教教之也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齒三年

賈氏曰能改謂在圜土不出自思已過也○鄭康成曰反于中國謂舍之還於故鄉里也司圜職曰上罪三年而舍

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不齒者不得以年次列於平民○易氏曰鄉里謂之中國者周以圜土代五流之法有絕於中國之義於是反于中國三年不齒則雖可與爲善未能保其必善當是時也州長屬民而讀法者屢矣而罷民不在所聽黨正屬民而飲酒者屢矣而罷民不在所序年遷而往亦既久矣昔之不善固將自化然後齒之倫類不爲幸民○鄭鍔曰其能改過則得反乎鄉里與其遷善之意也猶使不得以處於平民者三年蓋御惡人者不一而足三年之外則久矣故必釋之也

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

鄭鍔曰既不能遷善又逃遁而出于圜土不畏甚矣如斯人者殺之而已○李氏曰先王之時雖用肉刑然人之罹刑者實未嘗遽用之故司寇以圜土教罷民其害人也實法之所當誅而先王之心有所不忍憫其不能自強於爲善無以開其改過自新之路則人道絕矣是以凡害人者姑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所以役使勞苦之使知所自強以明刑恥之所以書其罪惡而汙辱之使知所自好彼其能改則釋之可也其不能改則誅之未晚先王用刑其委曲至此

以兩造（七報反）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

鄭康成曰造至也使訟者兩至（○賈氏曰訟謂以貨財爭○告必使兩人皆至於公庭）王氏曰兩造聽之而無所偏受則不直者自反而民訟禁矣（○易氏曰禁則止其刑於未然）○鄭康成曰古者一弓百矢束矢則百个與詩曰其直如矢必入矢者取其直也○鄭鍔曰訟以直爲主入矢所以自明其直也不入矢是自服不直矣入矢而辭屈又因而沒入於官以罰之如是可以致民於無訟

以兩劑（子隨反）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

鄭康成曰劑今券書也使獄者各齎券書○鄭鍔曰以罪相證必兩者皆有契券然後可用一有而一無則無以斷其獄矣無兩劑則不聽是乃所以禁之書曰無簡不聽惟有簡書然後聽也

王昭禹曰方言於公者訟也因而守之者獄也蓋爭而不已必訟訟而不已必獄○王氏曰以兩劑聽之無所偏信則不直者自反而民獄自禁矣○劉迎曰鈞金三十斤銅也金百鍰三百鍰則罰於赦刑之後鈞金三十斤蓋入於未聽之前若今先立罪賞以信其辭使不敢輕犯所謂禁民獄也○鄭鍔曰獄以堅爲主金之爲物至堅入金所以明其堅不入金見是自服其獄之不堅矣入而不堅又從沒入於官以罰之知是可致民於無獄○王氏曰必三日而後聽者重致民於獄黃氏曰兩造禁訟兩劑禁獄其廉恥之素行乎故入束矢鈞金而後聽之欲其自悔也小曰訟大曰獄鄭謂以貨財相告爲訟非也貨財固亦有獄士師職曰凡以財獄訟者

案小司寇上服下服若今杖以下爲輕罪徒以上爲重罪此獄訟之別○鄭鍔曰罰其矢以爲武備罰其金以足國用既以止獄訟又以利乎國

愚案井田之民財入有限儻非理直而辭堅必不肯廢財以好爭聽民獄訟先使入束矢與鈞金此亦禁止之一端至於不可得而禁甘入于官必其情之大不得已然後上之人不容不聽其情至齊威患無兵器管仲使民之訟者入束矢以爲兵始失先王之意以嘉石平罷民

鄭康成曰嘉石文石也樹之外朝門左○賈氏曰嘉善也有文可稱嘉故知文石也欲使罷民思其文理以自改悔平成也成之使善○易氏曰上經罷民害人而罷於法者此則未罷於法而不可以法加者也雖無大罪可實圜土若舍而弗治亦有害於州里之善俗於是平之以

嘉石謂石雖嘉而抑之於外朝之左所以恥之

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灋而害於州里者桎音質梏古毒反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

鄭康成曰有罪過謂邪惡之人所罪過者麗附也未附著於法也（黃氏曰不麗於法則刑不當施害於州里不可直舍蓋今所謂法輕情重者）木在足曰桎手曰梏役諸司空坐日訖使給百工之役（劉執中曰桎梏其手足而坐外累其形也役諸司空內苦其心也）

鄭鍔曰罷民以爲可罪耶其罪未麗於法以爲可恕耶然所爲之罪過又有害於州里是故加以手足之桎梏使坐嘉石以恥之坐日已滿又役諸司空以勞之所以激其爲善之心（王氏曰先王著是法以爲刑人也不虧體副人也不虧財非特如此而已司空之役不可廢也與其淫平民而習之孰若役此以安州里之爲利）

重罪旬有三日坐棄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

鄭鍔曰重罪十三日坐役之棄年其次或九日或七日或五日或三日役則或九月或七月或五月或三月隨其輕重爲五等而又久近焉役訖而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州里不任是鄉人所不容苟或捨之又將爲害於州里任則舍之乃使州里相安（賈氏曰州里任之者恐智前爲非而不敬故使州長里宰保任而舍之）鄭康成曰宥寬也

李氏曰萬民有罪過及害于州里者宜法所不貸今不過桎梏而坐諸嘉石以恥之雖罪之重者不過旬有三日而去矣役諸司空以疲之雖罪之重者不過一暮而去矣五刑蓋未之及也何以懲一而戒百哉嗚呼此萬民之有罪過又曰未麗于法蓋其罪之輕者吾觀已麗于法而寘諸圜土者猶姑惟教之而未遽加以刑況未麗于法而坐諸嘉石者豈不尚在可教之域

以肺石達窮民

鄭康成曰肺石赤石也（賈氏曰坐赤石者使之赤心不妄告也）○鄭鍔曰人之氣由肺而通石之形似肺而色赤者使窮而無告之民立於其上冤抑之氣由此而通（○王氏曰肺在五臟其情為貪冤其竅為鼻窮民以憂在內而不能自達則立於肺石而達之或謂大僕達路鼓於大寢之門外以待達窮者大司寇又以肺石置於外朝門之右以達窮民窮民有告于朝其事一耳孰宜擊鼓孰當坐肺石耶以二官攷之路鼓掌於大僕而肺石掌於司寇司寇刑官也窮民之擊鼓者豈以政之不善之故而坐肺石者無乃以刑之冤枉歟先儒以為窮民先在肺石朝士達之乃得擊鼓奚為哉

凡遠近惸（其營反）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丁丈反）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上而罪其長

賈氏曰言遠近者無間畿內畿外○鄭康成曰無兄弟曰惸無子孫曰獨復猶報上謂王與六卿報之者若上書詣公府言事長謂諸侯若鄉遂大夫○鄭鍔曰惸獨老幼欲告愬于上長吏不以上聞其立也必及三日之久士師聽其辭以告于朝而罪其長吏蓋君門萬里不有肺石之達則無告之民無由知不俟三日之久則非誠實無告者或妄得以瀆朝廷立法如是此先王之世所以無窮民（易曰大僕建路鼓欲窮民速達甚於遽今此則三日而後聽何也為罪其長者設也罪其長而遲之以待其辭之定則下瀆其上而上無以信於下非此設也速遽以達何容心焉）

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為縣刑象挾日而斂之

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

王昭禹曰刑者侀也侀者成也宜無所加損亦量時而有輕重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為是故也先王之法若江河貴乎易避而難犯使民觀象者凡使之知所避而已○易氏曰布之使民有遠罪之心斂之使民無覬刑

之心聖人重刑尤有甚於治教與政也

凡邦之大盟約（於妙反）涖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大史内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

鄭康成曰涖臨也○賈氏曰大盟約者謂王與諸侯凶大會同而與盟所有約誓之辭○易氏曰盟約二事也約爲之信書而已盟以盟書爲重而不及乎約以司約大史見之○鄭康成曰天府祖廟之藏六官六卿之官貳副也○鄭鍔曰大盟約所以結諸侯之信司盟掌其書刑官不親涖之則人無所畏涖其盟要於天地鬼神乃登而藏於天府與賢能之書民穀之數同大史掌邦之典法則之貳以待逆者也内史掌八枋之法以詔王治者也司會掌邦之典法則之貳以逆治者也六官六卿之長皆使受盟書之貳重其事故藏之也謹備其失墜故貳之者衆（王氏曰大史内史司會皆受其貳而藏之者各以攷事焉非特備失亡而已○黃氏曰大史内史官也受盟約之貳職也司會六官皆受之何也盟所以息爭不信而後有盟苟或不可恃而刑不能禁必至於生事費財隳體敗德無所不有故使司會六官俱受其貳豈徒爲有司存藏攷覆之事而已哉故其事屬大司寇○李嘉會曰司寇所涖天府所登太史内史司會六官所受皆大盟約也非大盟約則不若是

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濃斷之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必世反）之

劉迎曰諸侯之獄訟定之以邦典蓋有輕典中典重典之不同以此三典定其罪也卿大夫之獄訟斷之以八法蓋八辟之麗邦法有議親議故議賢之不同以此八法斷其罪也萬民之獄訟弊之八成蓋有邦沟邦賊邦諜之不同以此八成弊其罪也先儒以邦典爲邦之六典以邦法爲官府之八法以邦成爲萬民之八成此蓋冢宰之治法非司寇刑官之所得與不知大司寇自有邦之三典以刑邦國非此邦典而何小司寇自有八辟以麗邦法非此邦法而何士師自有士之八成非此邦成而何惜乎先儒不攷

誤以冢宰之六典八法八成附會之○王昭禹曰弊詳於斷斷詳於定諸侯尊於卿大夫故言定卿大夫貴於庶民故言斷萬民卑賤其治之爲愈詳故言弊○鄭鍔曰弊輕於斷斷輕於定定則一定而不可移若夫萬民之訟亦可以言斷故大司徒言萬民之田則曰斷其爭禽之訟百官亦可以言弊故小宰言以六計弊羣吏之治○賈氏曰大宰有八則治都鄙此不言者都鄙獄訟都家之士告于方士治之

大祭祀奉犬牲

鄭康成曰奉猶進也○鄭鍔曰六官奉牛牲各因其類以明其義犬之爲物全性而能守西方之畜司寇秋官西方之義也故祭祀奉犬牲

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涖誓百官戒于百族

項氏曰禋者精意以享祀五帝○王氏曰於天地二官未嘗言禋則所以佐王事上帝有在於此

鄭鍔曰大宰祀五帝前期十日而卜日此謂戒之日則既得吉卜而戒以齋戒不飲將待以刑○王氏詳說曰郊特牲曰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太廟之內戒百姓也百官云者百執事也百族云者王之族姓也族姓之與於祭爲重於百官矣故戒百官於庫門之內而戒百姓於太廟之內正所以辨疎之義○王昭禹曰百官凡官府之執事者百族凡百官之族姓與祭者○陳氏曰戒百官於此所以謹之也太廟先祖之所在戒云於此所以親之也祭之前期十日而有誓有戒誓則重於戒也大宰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小宰云以法掌祭祀之戒具小宰言戒而不及誓言具而不及脩則誓爲重於戒明矣夫祭莫重於齋齋又莫重於誓戒誓百官者大宰也涖其誓者大司寇也大司寇涖百官之聽誓於大宰云爾賈氏以大司寇不得涖大宰而無見於大祭祀也百官言誓者餘小官是有見於大宰遂以爲大宰掌其誓而

誓百族言戒又知百族無預於執事有預於從祭此所以
聽戒而不聽誓也王氏謂互文見義又失之
及納亨前王祭之日亦如之
賈氏曰納亨致牲謂將祭之辰祭之日謂旦明也此二者
大司寇爲王引道故云亦如之○鄭鍔曰納亨將祭之時是時大宰贊王牲事司寇則前王以刑禁先焉則人知畏禁而自入於禮
易氏曰大司寇以刑官前王禮也尊天子之威儀一臣下
之志慮而已
奉其明水火
劉執中曰以陽燧得火於日謂之明火以陰鑑得水於月
謂之明水陰陽之精義以見聖人精意於鬼神示也○賈
氏曰明水火司烜氏所掌者水以酌鬱鬯與五齊火以給
爨亨○鄭鍔曰明者潔也言主人明潔故成水火也刑官

以清而察獄訟之辭必明而燭蔽欺之情故使之奉之以
明其義○王昭禹曰書曰明清于單之辭此亦刑官明清之事
凡朝覲會同前王大喪亦如之
鄭鍔曰朝覲會同賓客所在刑官先焉然後人知尊王○
鄭康成曰大喪所前或翦王
易氏曰納亨及祭尚嚴也朝覲會同尚肅也大喪之事尚
哀也此前王之禮所係爲甚重然明水火之奉與否者朝
覲會同喪紀以人道言之祭祀之禮以神道言之各當於
禮而已
大軍旅涖戮于社
鄭康成曰社謂社主在軍者○鄭司農曰書曰用命賞于
祖不用命戮于社○王氏曰涖戮刑官之事
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

鄭康成曰屬士師以下蹕止行也○劉執中曰邦之大事役民衆矣難以致其肅使刑官之屬蹕之則罔不肅○黃氏曰不肅不清違禮犯禁刑辟施焉蹕與前王一義

王氏曰小司寇國之大事使其屬蹕則事在國中而已大司寇邦之大事使其屬蹕則事之所在通國野焉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五十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小司寇中大夫二人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

愚案天子諸侯有三朝說已見司士此外朝即朝士所掌乃在庫門之外鄭謂雉門外非也

王氏詳說曰三朝之制有掌其位者有掌其政者朝士掌外朝之位掌其政者小司寇司士掌治朝之位掌其政者大宰小司寇掌外朝之政而大宰云王眡治朝則贊治是也外朝言政而治朝言治豈非大宰尊於司寇而治尊於政乎但燕朝正其服位大僕也出入王之大命亦大僕也知此則知三朝之制有降殺矣○鄭鍔曰小司寇刑官之貳宜以掌刑爲先今首言掌外朝詢萬民之政所謂聽獄訟之事乃列乎後豈不以邦之大事未有過於三事之詢

民當詢民之時掌擯民而敘進以對人君之問必列於前

以重其事

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

劉迎曰於此詢萬民亦古總章衢室之遺意○鄭司農曰致萬民也詢謀也○鄭康成曰國危謂有兵寇之難○鄭鍔曰寇難已迫危而不安問民以圖安之計哀元年吳入楚陳懷公朝國人而問焉○王昭禹曰若周公之計亂是也○鄭鍔曰國遷則都邑不寧將去故即新問民以遷居之利害盤庚之都亳殷是也○鄭康成曰立君謂無冢適選於庶也○鄭鍔曰或冢適不賢將立支庶問民以孰宜爲君如隱四年衛人立晉是也○劉執中曰三者國之大政皆順民而爲之故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之者州長也黨正也族師也閭胥也比長也而三公爲之師以六鄉之官而百職舉焉謹六鄉之教而三物脩焉行大比之禮而賢能出焉周之致萬民其道如是故有大政大疑大謀則必詢之乃能輔王之志而弊王之謀○李氏曰以四夫紓民得與公卿並列於王朝之上亦足以見古之盛時公道大明而下情上達

其位王南鄉（訂真反）三公及州長（丁丈反）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

王氏曰三公鄉老上言三公中言州長下言百姓則鄉百皆在矣上言萬民下言百姓則相備也○愚案百姓以族姓言萬民以人衆言

鄭鍔曰詢民正以民爲主三公荅王而北面是其常也今鄉之州長與百姓皆北面者得以荅君羣臣鄉大夫也在東而西面羣吏府史胥徒也在西而東面則左右以輔相之爾王公而下府史皆在而王之所詢者民爾民非有位於朝者及詢之得以北面於此見民爲貴○薛氏曰州長百姓分爲甚微與三公列於北面何也教官之序鄉老二鄉則公一人六鄉乃三公也尊之於鄉憲其言行不累以事故稱老焉方其任賢選能則三公出爲鄉老幸六鄉衆庶而賓興之若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賓之是也方其聽獄弊訟則鄉老入爲三公幸六鄉衆庶而詢之若小司寇朝士所言是也帥羣吏衆賓而興賢能即王制所謂論人於朝與衆共之

之帥州長衆庶而決獄訟即王制所謂刑人於市與衆弃之州長衆庶亦不得不繼於三公之後

鄭康成曰其孤不見者孤從羣臣卿大夫在公後○賈氏曰司士孤西方東面此云東方西面從羣臣之位者孤無職尊之如賓當在西此云詢之朝乃朝士所掌之位朝士云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故知孤從羣臣之位

小司寇擯兵刃反以敎進而問焉

鄭康成曰擯謂揖之使前○王氏詳說曰司士掌治朝擯者司士也所謂司士擯是已大僕掌燕朝擯者大僕也所謂王眡燕朝掌擯相是已惟朝士掌外朝不爲擯而小司寇擯蓋非常朝也詢萬民耳萬民而造天子之庭其不孰朝儀也必矣朝士既掌其位又帥其屬以鞭呼趨且辟正所以禁其錯立族談者何暇及於爲擯乎此小司寇之所以爲擯也然司士大僕以下大夫而爲治朝燕朝之擯小司寇以中大夫反爲外朝之擯又所以見周家之擯多以命之尊者爲之古人重擯相之官介其次也擯即相也入而詔禮則以相名之出而接賓則以擯名之且朝覲會同大宗伯爲上相而肆師不過佐擯而已諸侯入朝郊勞眡館將幣亦大宗伯爲上擯而小行人不過爲承儐而已夫小行人與肆師皆下大夫尚爲佐擯與承擯何獨於小司寇爲擯於外朝而疑之哉

以衆輔志而弊謀

鄭鍔曰凡大事人君之志固當先有所處謀亦有所嚮其所以詢民者蓋詢衆人之言以衆人之見而輔吾志然後合衆人所見以斷其謀志先定而取衆人之言以佐其決而已（黃氏曰朕志先定雖然觀望風旨爲可戒也故虛而後明生焉恭而後賢生焉康誥曰勿庸以次汝封鄭謂輔志者尊王賢明其說好）○王氏曰以王志爲主而輔之以衆以衆謀爲稽而弊之於王

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旬乃弊之讀書則用讞

王昭禹曰五刑司刑所謂墨劓宮刖殺也○鄭鍔曰刑止於五而獄訟不一彼雖不五刑之外惟用五刑於此以聽其辭於彼○黃氏曰皆聽于朝鄉士以下所謂司寇聽之者也○鄭康成曰附猶著也故書附作付訊言也○鄭鍔曰聽其辭矣知其罪之所麗可附於某等之刑又慮彼雖服而事未必然也又用吾之情以訊之以情度情庶幾可以得其眞情也王制曰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用情之語可以見君子盡心之意矣訊已得實又至于旬乃斷之其斷則先讀鞫問之書使囚聞之知其所犯之實然後用法焉蓋至于旬則我思之審讀其書則彼知其詳○鄭司農曰讀書則用法如今時讀鞫已乃論之○劉氏曰以斷罪之書讀之于囚當矜弗變乃用法焉乃若成王之誥康叔至於旬時丕釁要囚蓋以旬爲率者一定之常也成王使之至于旬時亦誥戒之切而已

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

鄭康成曰爲治獄吏褻尊者也躬身也不身坐使其屬若子弟也喪服傳曰命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夫妻者春秋傳曰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鄭鍔曰獄訟之人必對辨曲直茲其常也命夫命婦不躬坐使左右代焉貴之也有罪者殺之市朝與衆共弃之亦其常也王之同姓則不殺諸市親之也禮記曰公族有罪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甸師氏言王之同姓有罪則死刑焉是也一以責廉恥一以重國體夫爲我所以貴之親之者如此彼敢恃親與貴而犯禁撓法乎哉

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

鄭鍔曰人心險於山川況獄訟之際詭肯吐其情乎聽以

五聲茲乃求其情之術凡此五者皆以辭爲主故皆曰聽
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
項氏曰心者形之君辭者心之聲聲發於中不能掩於外
其辭信則色定氣舒耳目不亂其辭僞則色變氣索耳目
皆惑以此聽之人焉廋哉五者雖異要皆因辭而後見○鄭
康成曰辭聽觀其出言不直則煩
王昭禹曰聽其辭因察其色以色著乎顏而爲心之表故
也彼胷肓謟笑者有愧於心其色赧然則察其色固足以
得其心矣○鄭康成曰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以色爲未足又察其氣以氣充於
體而爲心之運故也彼行有不慊於心氣爲之餒則察其
氣亦足以得其心矣○鄭康成曰觀其氣息不直則喘情僞寓於耳目視聽之際察其視聽亦足以得其心矣○鄭
鍔曰心有不直則耳所聽者必疑而不直目所視者必眩亂而失直○鄭康成曰聆不直則惑視不直則眊○黃氏曰康成謂言

不直則煩而下是其一端也強怯柔狠明闇戇狡五者之
動皆足以知之皆謂之聽猶以發於聲者參之也故曰以
五聲聽獄訟求民情此在事狀之外能言與不言其情發
見與隱伏皆於是求之非有司之事也故聽之于朝將行
刺宥
以八辟麗邦灋附刑罰
鄭康成曰麗附也易曰日月麗乎天○黃氏曰麗邦法以
其本罪附于邦法而議之應宥應刺應輕應重著於刑罰
之所當施者議亦非常法○鄭鍔曰先王制刑一定不易
有罪者必麗於刑書而犯刑之人或有不可加以刑如丞
八者與衆議之以示至公可也茲所以有八辟之議八辟
以待八議之人俟其議定已麗於邦法乃附之於刑罰是
謂無一定之制也辟法也不謂之法而謂之辟者制法謂

之辟八辟蓋近於法而未麗於法自是然後制焉耳

一曰議親之辟

鄭鍔曰親者王之族也有罪可刑矣然刑之則傷親親之恩（○鄭司農曰若今時宗室有罪先詰問是也）

二曰議故之辟

鄭鍔曰故者王之故舊也有罪可刑矣然刑之則失故舊之好

三曰議賢之辟

鄭康成曰賢有德行者（○鄭鍔曰罪固可刑然刑之則其人爲鄉大夫所興之賢（○鄭司農曰若今時廉吏有罪先詰問是也）

四曰議能之辟

鄭康成曰能謂有道藝者春秋傳曰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

鄭鍔曰罪固可刑然刑之則其人爲鄉大夫所舉之能

五曰議功之辟

鄭康成曰謂有大勳力立功者（○鄭鍔曰凡有司勳所謂六功之人刑之則無以報其功

六曰議貴之辟

賈氏曰周時大夫以上皆貴也（○鄭司農曰若今時吏墨綬有罪先詰問是也）（○鄭鍔曰凡有爵之人刑之無以尊其貴

七曰議勤之辟

鄭鍔曰勤勞王事之人刑之是忘其勞

八曰議賓之辟

鄭康成曰賓謂所不臣者三恪二代之後（○王昭禹曰賓謂四方之賓客）（○鄭鍔曰刑之無以尊三代之後（○賈氏曰自議勤以上七者亦有之惟八曰議賓據王者言之耳

雖以王爲主諸侯

總論

劉執中曰議親者教天下之愛其親議故者教天下之厚其故議賢者教天下之慕其賢議能者教天下之礪其能議功者教天下之懋其功議勤者教天下之勸其勤議貴者教天下之忠其君議賓者教天下存亡繼絕而不弃先王之德八者天下之大教非天子私親故而撓其法將以行之教天下用中於民焉人倫之美莫斯爲大孟軻以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執之而不禁舜棄天下而終身焉豈知所以教天下之愛其親乎（王氏曰謂之議則刑誅故有特未定也然以皐陶爲士瞽瞍殺人舜不敢赦其議之可知矣）

愚案皐陶以公而守天下之法舜以私而伸人子之情彼此輕重各得其宜如王氏以法之不可撓於己私是申商刑名之學劉氏謂當以親故宥之又幾於任情而廢法皆知有一而不知有二故王族有罪不即于刑者法也刑于甸師不與衆同者情也後世待宗族之恩薄至殺人反不加罪是未嘗以己恩厚其親徒以人命私其親也其悖先王之情與法甚矣

以三刺斷（丁亂反）庶民獄訟之中

鄭鍔曰獄訟之情所患不得其中耳已得其中從而斷之胡爲不可聖人猶未審以爲果中否又爲三訊之法以刺取衆人之意果以爲中然後斷之凡言刺有二義刺取也殺也如春秋刺公子偃之刺則刺者殺也此云三刺則有探取之義刺取臣民之意皆以爲可殺然後斷其中而殺之所謂國人殺之也○王昭禹曰中者事實之書與天府同意○賈氏曰庶民以上皆應有刺直言庶民者賤者尚刺則已上可知

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

鄭鍔曰人之深情不可臆度將以刺取其意必先設辭以訊之故三刺之法則有三訊訊問也○鄭康成曰訊言也問之以刺取其意耳或謂訊者或訊於公卿大夫之羣臣或訊於府史胥徒之羣吏或訊於比閭族黨之萬民而特聽民之所刺所宥然後施刑何也竊以為此所欲斷者庶民獄訟之中故也雖訊官吏而實以民為主而訊官吏者能達萬民之情而致於上故也○黃氏曰義理難盡羣臣知之故例可用羣吏知之人情隱伏萬民知之幸其不皆以為可殺則亦不敢輕殺之民以為可刺則宜施上服之刑民以為可宥則宜施下服之刑上服之說先儒以為上服劓墨施於面者也下服宮刖施於下體者也然書言五刑有服五服三就者謂上服服上刑下服服下刑也呂刑云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者若以為墨劓施於面為上服宮刖施於下為下服則呂刑所謂適輕適重與五刑有服之說為無用矣

愚案三刺之斷不敢自決而訊及於三此必罪大惡極或輕或重關於風教上服下服係於人心雖則已罷於刑必待三訊而後斷也民以為可刺則服上刑無可說者民以為可宥亦非全然宥之特服下刑比上刑為輕耳

黃氏曰小司寇前訊繼詢外朝之政今訊繼議刑獄之序大司寇不獨宥也圜土聚教而遂免之小司寇上服下服猶施刑焉於此可見命官制職之意

及大比毗志反登民數自生齒以上時掌反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

王昭禹曰三年之久民之生死登下亦已多矣故及大比

登民數焉○鄭康成曰人生齒而體備謂男八月而生齒女七月而生齒○易氏曰王之爲王以得乎丘民而已故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欲周知其數○王氏詳說曰天府以天爲名尊之至也賢能之書登于此盟約之書登于此民數之書登于此王所以重其事但天獄訟之書登于此民數亦登于此爲司祿之所掌是已然書府曰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司祿之官缺矣必知穀數亦登于此爲司祿之所掌是已然書之所藏有不書其貳者民數也不止一官書其貳者盟約也登其書於天府其爲重則一初不可以書之貳尚否及所書貳多少之數爲輕重但觀其事之所施行耳○易氏曰攷司民登萬民之數及大比以詔司寇是司寇受其數於司民於孟冬祀司民星之時乃獻其數于王王既受之登于天府刑官致重於民數如此冢宰於司會登民數之後又爲之貳其數而制國用焉蓋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家宰以三十年通制國用而大比之則以其所掌者會計之書司會於此貳之則以此貳之則以其所掌者會計之事二官卑而列於始冢宰尊而繼於後以統百官之任而統其成者歟由是觀之民之盛衰係乎刑故司寇登民數於地官大比之時財之豐耗由於民故冢宰制國用於刑官登民數之後數官聯事而合治皆所以重乎民也○陳及之曰必知民數則可以制國用何故蓋先王之司土農工商賈不然工商與曲民相半則難有贏土三分之二也以九職任民凡職貢之民二分之二則穀粟始可斂疏材者化治緣衆者轉移執事者常不過農民三分之一而農人勞歲以歲上下數邦用月以三辭爲準司民獻民數穀數大史書之司會會之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是而制國用雖有水旱民無菜色以民數穀數素定也管仲制齊國之政工商之鄉六十五鄉十五是三分而率一也其練習民政哉

愚案古者只計民數則知國賦後世色目既多不可只

以民數計

小祭祀奉犬牲

鄭康成曰奉猶進也○王昭禹曰大司寇大祭祀奉犬牲故小司寇小祭祀奉犬牲○鄭鍔曰職有尊卑凡禋祀五帝實鬱水納亨亦如之

劉執中曰實鬱以滌牲納亨以煮牲○鄭鍔曰禋祀五帝今實鬱水納牲於鬱以亨則亦如之者蓋惟清與潔然後可以事上帝而用刑之官克明清于獄訟之辭故足以合上帝之心鬱之實水卑者之職而使司寇主之此鬱也此水也必清潔斯可以祀上帝為刑官者詎可以汁穢而不清潔乎

大賓客前王而辟

鄭司農曰小司寇為王道辟除姦人若今時執金吾下至

今尉奉引○賈氏曰為王辟亦謂於宮中饗燕在寢及廟時也○王昭禹曰大司寇凡朝覲會同前王小司寇大賓客前王而辟則非特前王又為王闢道也

后世子之喪亦如之

賈氏曰后世子之喪當朝廟之時王出入亦為王辟也

小師泣戮

鄭康成曰小師王不自出之師○王昭禹曰大司寇大軍旅泣戮故小司寇小師泣戮

凡國之大事使其屬蹕

鄭康成曰屬士師以下○賈氏曰國之大事即士師云諸侯為賓是也○王昭禹曰大司寇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故小司寇凡國之大事使其屬蹕言邦則通邑都焉言國則王於國中而已

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

鄭鍔曰軒轅之角有大民小民之星其神實主民說者謂春官祭之然春官天府但受其數耳司民之官言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則司民之祀正司寇之所主明矣先王以爲民之登耗必有神主之故每歲孟冬物成之時使司寇祀之亦以刑者所以馭民而民之多寡皆本乎刑之繁省故也司民已祀則獻民數於王見其奉天以用刑而刑不至於殘民故其生成之數如此王拜受之以圖國用則以民之登耗知斂之豐儉由是而進退所用之物足則進之而備禮民少賦乏則退而殺禮上言以制國用此言以圖國用者制其有無者有司之職圖則所謀者天下之大計是乃王者之權故言於王受之之後也

○鄭康成曰進退猶損益也

○楊氏曰冢宰雖制國用而進退之則在王而已

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

賈氏曰羣士謂鄉士遂士以下○王昭禹曰計獄者計其多寡之數弊訟者察其情而斷之爲有疑也計非不弊弊非不計各有攸當而已○王氏曰中獄訟之中言事實之書○鄭鍔曰天府之職掌受中也登於天府則寶之至又以見允合乎天心之義

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濂者國有常刑令羣士

李嘉會曰刑象既布木鐸既徇羣士猶然不見不聞而不用法者此常刑之不恕○王昭禹曰令羣士則令于士師鄉士以下使之稟法故也與小宰帥其屬觀治象同意○鄭鍔曰六十屬爲衆矣所視以效法者在吾之羣士使近而羣士能率法不越則彼遠而外者詎有不恤於刑乎故

先言帥屬乃言令羣士也

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禁

鄭康成曰宣徧也○王昭禹曰宣布于四方則非一國○鄭康成曰憲表也謂縣之也刑禁士師之五禁林椅曰刑所以行法故布法觀法司寇獨備焉

乃命其屬入會乃致事

項氏曰乃命其屬不獨羣士凡秋官之屬皆入計（李嘉會曰入會會其獄訟一歲多少之數）乃令致之於王○易氏曰王氏謂餘官以歲終入其會獨司寇以正歲入之所以謹其始非也乃者繼事之辭令羣士乃宣布于四方以歲終期之至大宰受會之時乃命其屬入會乃致事所以紀小司寇一職之終也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六十

士師下大夫四人

鄭鍔曰虞舜命皐陶作士自是名刑官爲士士察也欲其能察也士師又爲羣士之所師法故名官曰師柳下惠爲士師○李嘉會曰士師以下不曰寇而曰士者各專掌刑之職治獄斷罪皆欲其當故曰士自古刑人之官曰士○薛平仲曰事固有病於過察者惟刑則貴於加察此士師所以爲司寇之攷又以教羣士之必察也是以內自國中之鄉以達於四郊之邑之遂自遂以達於公邑之縣自縣以達於四方之都家以訊於四方之邦國其地各置其官其官各名曰士凡內外之有獄訟者皆非地治之所可專而一歸之王國之士爲及總而聽之於朝士之外朝王與公卿大夫以議於上羣吏與衆庶之單以參於下刑於是乎定

矣

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灋以左音佐右音又刑罰

王昭禹曰禁之爲仁刑罰之爲義禁之不止而猶犯然後加之以刑罰○鄭鍔曰刑罰施於已爲之後先王之意欲人無犯故用五禁之法禁於未爲之先是乃所以左右之也人之一身有手足焉左以佐之右以佑之則身無爲矣五禁左右刑罰始亦如是○易氏曰古者有五刑無五罰五罰自周穆王始古所謂罰刑之輕也舜之象以典刑則常刑也以常刑爲重故以五流之法宥之猶以爲重又設爲三等之輕刑曰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贖刑即後世所謂罰而其輕又居三等輕刑之下至周人設刑官之職初無五罰之法而司圜所謂罰人不虧財則知舜之贖刑即此所謂虧財者也輕亦甚矣攷之士師則成王周公之心非特欲其無刑亦欲其[illegible]罰故左右刑罰則有五禁先後刑罰則有五戒凡以此而已後世人情日薄而抵冒滋衆穆王於是作五刑之法以損五刑之舊司刑所掌五刑之屬二千五百而穆王之三千以枚數之雖增於前然墨劓所增者各五百皆輕刑也宮所損者二百大辟所損者三百皆重刑也惟其禁戒不立而左右先後之無術觀其目則哀矜之意固可見觀其凡則文勝俗弊亦可推矣

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

鄭康成曰宮王宮也○鄭鍔曰閽人所謂不入宮者是也○劉執中曰卿刑糾禁本於室家故曰宮禁宮刑之禁也官官府也○鄭鍔曰無故不得擅入者是也國城中也○鄭鍔曰入國而問禁是也野郊之田律野中之禁軍禁謹嚴夜行軍中之禁五禁見於經今之刑統律令是其類也大司寇有野刑軍刑鄉刑官刑國刑謂之五刑此謂之五禁蓋士師揭示五禁禁之不從至於犯刑則大司寇待之以刑實相爲表裏或謂此有宮

禁大司寇何以無宮刑竊以爲小宰掌邦之宮刑則王宮之事天官掌之非大司寇所得預也

皆以木鐸徇之于朝書而縣于門閭

賈氏曰爾雅云巷門謂之閭則縣于處處巷門使知之○鄭鍔曰以木鐸徇之于朝所以示貴者書而縣于閭巷之門所以示賤者貴賤皆知禁刑將措而無用

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

王昭禹曰禁止使勿爲施於未然之前戒勅其怠忽施於事爲之際○李嘉會曰禁則欲其畏戢而不爲戒則欲其防謹而知避○鄭鍔曰五禁謂之左右而五戒先後之左右以言其佐助也先後以言其誘掖也先王不欲人之犯刑既書之以使之觀又諄諄然誥誡之

先謂未犯之前既有以教之後謂已犯之後復有以懲之或先或後叮嚀切至不欲使民麗於罪也○王氏曰先後之若盤庚上篇則以誥後之也○劉氏曰在盤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在巽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夫五戒者先事戒之使毋麗于刑罰

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都鄙

鄭鍔曰用兵然後有誓誓者折之以言使斷然必信湯誓泰誓作於用兵之時是也諸侯畢會王將有爲則作爲文誥之辭以誥之使知其所以然也大誥作於洛邑四方和會之時是也師田行役兵衆所聚人或肆行則殘暴天物故其戒謂之禁城邑之中姦盜得以並容不有以糾之則不及知故其戒謂之糾○王昭禹曰若刑典之糾萬民都鄙不出王畿之域其所當行者皆視王朝以爲法故其戒謂之憲言當憲法於王朝也雖然此特別而言之爾若通而言之憲糾禁無所

不用如小宰言凡宮中之糾禁憲禁于王宮之類是也誓則一故總曰五戒（王昭禹曰誓之所用非特軍旅也而軍旅爲主祭祀田役之類皆有誓也禁之所用非特田役也而以田役爲主宮中官府皆有禁也以此推之則誥也禁也憲也亦若是而已）誓久而無傳名雖不用所以戒民

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

鄭康成曰鄉合鄉所合也（王昭禹曰六鄉之內比其居則有州黨族閭比其民則有什伍合州黨族閭比者以比合比以閭合閭所以聯其居也合其人民之什伍者以伍合伍以什合什所以聯其人也聯比其居什伍其人鄉官之事而士師又掌之使之相安相受故也（王氏詳說曰大司徒嘗有相安之文此士師掌鄉合州黨族閭之聯而云相安者正所謂誅亂民以容民也此所以爲刑官之次）

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去之則不善者遠而善者得以相安上罪暫役以至下罪三月役任於州里者捨之則不善者反而善者得以相安相受是與衆同欲也與衆同欲則與衆同惡也以比追胥之事（劉執中曰追讐寇盜也猶春秋追戎于濟西胥徒也相聚夜宿以伺盜賊之謂○賈氏曰以比追胥以比什伍使追胥二事也）則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是有利存焉以施刑罰慶賞則賞一人而同所勸罰一人而同所戒是有義存焉（王昭禹曰廢事者施刑罰有功者施慶賞此士師所以掌鄉而弼六鄉之教也○鄭鍔曰此皆小司徒與族師之職乃使士師掌之者蓋司徒官屬專治其事而刑官之屬以刑助之教以誘之於先刑以鞭之於後則民知所畏而六鄉之政成矣

李嘉會曰士師所聯比而用之者亦止追胥刑罰慶賞之事若有大於此者則司徒司馬當任之曰相安相受者使斯民知聯比之合在諸刑官自然相保不然刑官得以責罰之矣

通志堂

掌官中之政令

劉執中曰官中政令謂秋官之屬所行政令○鄭鍔曰上文言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嫌於侵官以爲司徒之官府而政令皆出於此也故又言掌官中之政令見其專掌司寇之官府不可以侵官

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

易氏曰察獄訟之辭則刑官之屬若鄉士遂士縣士方士各上其獄訟之不決者而致其辭於士師士師因其辭而察之以詔司寇斷獄弊訟獄訟既審合於邦令士師則又以其邦令而致之於鄉士遂士縣士方士上下聯事精察如此此獄所以得其中

李嘉會曰必察獄訟之詞情理若何詔諸司寇而斷酌之然後方可以致邦令○鄭鍔曰司寇議之於朝士師承之以達諸外○王氏曰掌官中之政令其政令施於官府之中而已致邦令

致之于邦國都鄙也○王昭禹曰政令邦令必使士師掌而致之以違

令則刑之所取也

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汐上約反二曰邦賊三曰邦諜音牒四曰犯邦令五曰撟音矯邦令六曰爲邦盜七曰爲邦朋八曰爲邦誣

賈氏曰士即士師以下○鄭司農曰八成者行事有八篇若今時決事比○鄭鍔曰成者條例品式前世所立可依據以爲比者是也小宰八成皆治民之成法故大宰以待萬民之治此八成則專以治士以經攷之中士以千計者幾五千下士以萬計者幾二萬其多如此雖其興也本於鄉大夫書攷之詳不幸有姦邪者出乎其間非專立成法以馭之士師何以治之哉汐如斟酌之酌酌取也陰有包藏欲爲嚮背而未決乃探聽國家機密斟酌其事以爲姦究是謂邦汐左傳云莒酌之也意亦如此賊如寇賊之賊

陰爲不仁不義以毒王民生亂階是謂邦賊諜則反間之人陰爲諸侯刺探國事是謂邦諜○王昭禹曰邦賊謂小人作於內爲諜者上有令而下弗從逆也邦有成令故違犯之是廢格法令之人故曰犯邦令○鄭康成曰犯令干冒王教令者撟如矯制之矯上無是令輒出己意矯而爲之是有無上之心故曰撟邦令盜民財國貨以自封殖如陽虎竊寶玉大弓之類是爲邦盜○易氏曰謂竊持邦柄以作威福相與交結唱和雷同如漢唐之時羣小朋黨共爲傾邪之類是爲邦朋○王昭禹曰爲私黨以亂民是者誣以爲非曲者誣以爲直變亂黑白使事無不失實是爲邦誣○王昭禹曰造訛言以惑衆凡此八者亂之階也八成之法專以馭士意豈淺哉○黃氏曰師皆有成法直致其罪者也雖然猶有倚焉賊諜必殺故司馬曰掌斬殺賊諜而搏之子服景伯曰吾力猶能駢諸市朝行士師之職也○王昭禹曰此八者士先王患夫姦人所以爲禍本者如此立八成之法使士師掌之俟其類至從而治之則制治保邦所以防其芽蘖者

豈不至哉

若邦凶荒則以荒辯（音貶）之濾治之

劉迎曰荒辯之法所以別其荒歲之輕重而知其中年凶年無年欲爲移民通財糾守緩刑之備使凶札而無辨安知食二鬴與不能人二鬴者哉上饑則發上年之粟中饑則發中年之粟下饑則發下年之粟未必不自荒辯之法知之先儒既以辯爲別而援刑貶爲證則荒辯豈特緩刑之一乎○鄭鍔曰司徒荒政有緩刑而無移民通財糾守事獨掌於此蓋不移民不通財之時不用平時之法先儒謂辯當爲貶引朝士憲刑貶爲證本以爲貶則減損也若夫凶荒之時當辯論其荒之輕重而議究○劉執中曰不辯其荒而槩施救政則僥倖之民出矣故士師治以荒辯之法○林椅曰荒政辯之法存於士師蓋鄉合之聯民人什伍有以糾其守而後荒政可舉

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

王昭禹曰移民若梁惠王移其民於河東○劉執中曰民可徙則移之就穀不可徙則移穀以通財若晉饑秦輸之粟糾守則糾四封之守以防寇警

緩刑則刑雖不可去亦緩之而不急

王氏詳說曰大曰邦小曰國此鄭氏之說也邦爲王者之邦國爲諸侯之國正以大宰掌建邦之六典大司徒掌建邦土地之圖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地示人鬼之禮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豈非邦爲天子之事乎惟大司馬掌建邦國之九法言邦及國兼諸侯而言耳此周禮之法言也然邦爲王者之邦亦爲諸侯之邦也且移民通財非王者之事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未嘗言移民通財也大司徒下大夫云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是移民通財所以待諸侯也此云令移民通財而繼之於若邦凶荒之後是邦又爲諸侯之邦也然則邦國字無定說

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傅別約劑

鄭氏曰傅謂地傅以爲之保別謂判書以爲之合約謂書其期約者劑爲之要書者○鄭鍔曰因爭財而有獄訟必以傅別約劑正之小宰八成所謂聽稱責與賣買者是也稱責之財則傅之以約束別而爲兩人執其一買賣之財則立爲限約而有劑券以身執故以財致訟者操此以爲決則加之以刑無愧矣○王氏曰民知無傅別約劑之不可治皆無敢苟簡於其始訟之所由省也○林椅曰當其稱責已有傅別是制治於未亂

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

鄭鍔曰勝國國爲吾所勝也則無主後矣然實我用兵以勝之如周之勝商不廢亳社以湯之故不絕祀是以祭之○陳君舉曰忌子卯之樂保重和之記言警戒之意作夏社與此同意○易氏曰郊特牲曰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又曰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喪

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亳社北牖使陰明也言亳社則勝國之社也亳社以陰爲主而刑乃陰之類媒氏以男女之陰訟而聽於勝國之社類也此祭勝國之社而刑官爲之尸亦類也（劉執中曰鳥鷺之詩宗廟社稷七祀皆有尸未聞用刑官爲之必屋其壇用士師爲之尸祭其社稷而成其亡國之妖邪耳○鄭鍔曰爲其勝之也本於用甲兵之大刑故使刑官爲尸乃所以示戒）

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

易氏曰自治朝而退居於內謂之燕朝自燕朝而退居於寢謂之燕寢此出入所以謂之燕出入也（賈氏曰謂士師宮於皆是）前驅而辟則王者燕閑之際蓋無一節之不謹車謂之道車者其意亦可推矣

鄭鍔曰使刑官驅辟則人畏刑而無敢犯（黃氏曰前導踐辟皆使刑官之自大司寇而下蹔事之尊卑用之）

總論

王氏詳說曰夏官小臣王之燕出入則前驅此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蓋成周之時萬乘至尊其爲衛至矣以經考之有前馬有前車有前王有前驅有前王而辟有前驅而辟初不可混爲一說前車者謂車已駕而王未乘之時如齊右掌祭祀會同賓客前齊車王乘則持馬行則陪乘以王乘而繼前車之後非前車爲未乘之時乎前馬者謂車已行而王憑式之時如道右王式則下前馬王下則以蓋從以王下而繼於王式之後非前馬爲已行之時乎前王者謂王之在廟而步行之時也大司寇若禋祀五帝及納享前王以前王而繼於納享之後非前王爲在廟步行之時乎前驅者謂車之或行或趨之時大僕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小臣王之燕出入則前驅以前驅而繼於王出入之後非或行或趨之時乎然前王一也有前王而辟者

有前王而不辟者前驅一也有前驅而辟者有前驅而不辟者大司寇尊矣故前王而不辟前王而辟其小司寇歟然大司寇前王於納亨小司寇前王於大賓客抑亦宗廟之中無有辟止行人之理也大僕掌正王之服位於王出入則前驅小臣掌正王之燕服位故燕出入則前驅皆前驅而不辟也士師以刑官之考不避者刑之此所以前驅而辟與小司寇之辟不避者刑之則同但小司寇前王而士師前驅耳若夫辟之之外又有蹕焉見於經者又皆可攷天官宮正凡邦之事蹕夏官隸僕掌蹕宮中之事大司寇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小司寇凡國之大事使其屬蹕士師諸侯爲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鄉士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道而蹕此又不可不辨也宮正掌王宮故以邦事言隸僕掌五寢故以宮中之事言大司寇掌邦之三典故以邦之大事言小司寇掌國之五禁故以國之大事言士師無預於邦國之大事故以諸侯爲賓而蹕於王宮言鄉士掌六鄉王之祭祀軍旅賓客有出入於六鄉者故以夾道而蹕言然宮正掌王宮而言蹕邦之事與士師蹕於王宮相爲異同者蓋宮正言凡邦之事則王宮之祭祀等事無所不蹕士師特蹕於諸侯爲賓之時而已曰辟曰蹕皆以刑官主其事正所以重萬乘之勢也若乃王之三公六卿大夫出入於鄉遂公邑之間亦有辟禮而無蹕禮外諸侯入於王國則有辟禮居於客館則有蹕禮鄉士云三公遂士云六卿縣士云若大夫皆言爲之前驅而辟是知三公六卿大夫之有辟禮而無蹕禮也訝士云邦有賓客入於國則爲之前驅而辟野亦如之居館則帥其屬而爲之蹕是知外諸侯有辟禮而又有蹕禮也然三公六

鄉大夫在鄉遂公邑之間則辟在王城之內則否以邦事則辟非邦事則否諸侯自有其國而且辟於王之國蹕於客之館在國得用此禮也明矣

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洎饘水

鄭鍔曰祀五帝必有尸（李嘉會曰五帝五人帝也五帝亦有尸者尸神主也周公祭太山以大公爲尸祭天亦有尸此說當審）尸之尊如天帝然固無就洗之理其入門也以盤匜盥水則士師沃之王有獻尸之事必就洗以致潔士師亦沃之饘水本小司寇所實士師則洎而增之凡此皆取其明清於用刑使之沃使之洎也洎猶湆湆及也故有增之之義（鄭康成曰洎謂增其沃汁○王氏曰沃尸及王盥所以致潔除污穢）○王昭禹曰小司寇實饘水士師續司寇之事而終之也○賈氏曰此直言祀五帝沃尸及王盥其餘冬至夏至及祭先王先公所沃盥小祝則沃尸盥小臣沃王盥也鬱人凡祼事沃盥惟在宗廟爲祼時

凡刲音幾珥而志反則奉犬牲

鄭鍔曰刲珥二事總謂釁禮羊人及肆師皆作刲釁刲謂刲割也以釁成廟之禮雍人舉羊升屋自中屋南面刲羊血流於前乃降刲字與刲同義用犬爲牲大小祭祀以司寇奉之士師則奉於所釁之時珥當爲弭與小祝彌栽兵之意同注謂珥當爲衈用牲毛者曰刲羽者曰衈不知此奉犬牲犬豈有羽哉（愚案詳見肆師）

諸侯爲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大喪亦如之

鄭鍔曰或謂諸侯爲賓行燕享然也蹕王宮何耶蓋饗在廟燕在寢帥屬蹕王宮則在寢時也○易氏曰帥其屬而蹕王宮所以肅朝廷之儀○李嘉會曰大喪有廬舍之居亦當蹕宮以備非常

王昭禹曰大司寇小司寇言使帥其屬非必親帥之也士

師言帥其屬則親蹕矣大司寇蹕邦事小司寇蹕國事故士師蹕王宮而已

大師帥其屬而禁逆軍旅者與犯師禁者而戮之

鄭鍔曰王師所過而敢有沮遏或所須而有不從令者軍中之禁而輒敢干犯則不循軍法之人也安可不戮耶晉魏絳將與狄人戰于太原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則斬之雞澤之盟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正謂是也○易氏曰帥其屬而行其戮所以正軍旅之法凡此皆以刑官之士師任其職重其事也

歲終則令正要會

鄭鍔曰令刑官之屬爾○易氏曰小司寇於正歲命其屬入會乃致事者入此歲終所正之要會也○鄭康成曰定計簿

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于國及郊野

鄭康成曰去國百里曰郊郊外謂之野○鄭鍔曰小司寇所宣布者及四方之遠士師憲其近也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六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方尔葆

鄉士上士十有六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
史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鄭司農曰鄉士主六鄉之獄○鄭鍔曰鄉之刑官最多蓋六鄉之人民至衆而小人無知觸法者多也非特刑官之衆史胥共二十四人而徒則百有二十人亦豈非六鄉之廣追逮之多故歟

掌國中

黃氏曰六鄉之民王所自治故其獄在國中六鄉教之詳矣其刑亦不同故司徒曰鄉八刑司寇曰鄉刑是也百官之獄亦聽於此○王昭禹曰鄉之獄訟不聽於鄉而聽於遂遂之獄訟不聽於遂而聽於郊縣之獄訟不聽於縣而聽於野以其所掌遠而察之欲其近也

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

鄭康成曰鄉士八人言各者四人而各主三鄉○王氏曰鄉士掌其鄉也○通掌國中而分掌其鄉也○鄭鍔曰鄉民之數教官掌之此又掌其數者蓋欲行糾戒非正治其數也○黃氏曰糾戒之恐其昏迷抵誤而陷於法也然六鄉四郊郊獄或別主郊刑恐亦有與鄉不同○易氏曰聖人於刑獄非得已而用分職降典而後折民惟刑相我受民而後能和其庶獄則夫戒之糾之令之毋使罪麗於民聖人之本心也

聽其獄訟察其辭

鄭康成曰察審也○鄭鍔曰聽其獄訟而不察其辭則曲直失當情無由伸○王昭禹曰獄訟以辭爲主書曰師聽五辭又曰察辭于差以盡其情而已

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于朝

鄭鍔曰惟察辭已知其詳乃從而辨之注以辯爲辨別之辨今本字皆作辯是辨論其獄與其訟之情狀也其有死罪者則別異其文書使與不死之刑異不有以辯之又安能異之耶○賈氏曰異其死刑之罪者死與四刑輕重不同文書亦異○王氏曰死刑之罪定而又要之若今責伏辨矣○鄭鍔曰罪之要辭謂之要書曰要不弊要囚皆謂罪人所犯之定論也○賈氏曰雖得要實之辭罪定仍至十日乃復以斷刑之職聽斷于外朝恐囚虛承其罪十日不翻即是其實然後向外朝對衆更詢乃與之罪○鄭鍔曰入聽於朝必待一旬則在已所思者欲審容移而聽于朝囚者亦得以反覆也○黃氏曰職讋謂典其獄者典獄司寇親聽之

易氏曰外朝之位羣臣羣士西面諸侯羣吏東面而三公北面州長衆庶在其後職聽於此則將以盡人之情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

王昭禹曰司寇聽之者以司寇正刑明辟也弊其訟於朝

則無所容其私○賈氏曰斡亦斷也異言耳○陳及之曰自方士以上凡獄訟輕者得自斷必死刑然後職聽於朝司寇不敢專也自春秋以來凡死刑必請于上然後殺晉祈擅殺其家臣而晉人殺之趙鞅擅殺趙午而晉人以爲始亂猶舊制也至於諸侯將自專之故訝士得諭刑罪于邦國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耳

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

賈氏曰呂刑之師聽五辭是也恐專有濫故衆獄官共聽之○易氏曰又欲盡○鄭康成曰麗附也各附致其法以成議羣士司刑之情○王氏曰若司刑掌五刑之法司刺掌三赦三宥之法又或掌官法或掌官成或掌官府各麗其法○鄭鍔曰當聽獄之時羣士司刑皆在各出所見引法以爲證攷其人所犯之罪而附麗於法共評議之使罪與法相應也

愚案議之如何王制曰凡聽五刑之法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愼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此足以想見當時之所議

王氏詳說曰鄉遂縣方皆云職聽于朝司寇聽之羣士司刑皆在而不及三公參聽羣士司刑皆在則是三公亦在但周公設官之意不欲使卑者臨尊舉卑以見尊耳

獄訟成士師受中

王昭禹曰獄訟成謂獄訟之辭成而無虧○鄭鍔曰及議已定然後士師受中成者議已定而不變也中者所斷之得中無過不及也○曰易氏曰書謂之中若書所謂惟中于天下蓋獄訟至於中則無不當焉○王昭禹曰士師受中謂受其事實之書

協日刑殺

鄭司農曰協合也和也和合支幹善日若今時望後利日

○賈氏曰子丑等是支曰乙等是幹○鄭鍔曰擇其可殺之日然後行刑刑欲期無刑故擇其支干皆利之日

肆之三日

賈氏曰肆陳也殺訖陳尸○鄭司農曰語曰肆諸市朝○鄭鍔曰逮三日之久使人共知然後弃之○王昭禹曰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劉執中曰死刑而欲免之用八議之則用此時親往議之鄭康成曰期謂鄉士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日王欲赦也○鄭康成曰期以上三官皆云若欲免之則會其期夫人陳及之曰縣士以上三官皆在議刺赦宥之已苟犯吾法既委之司寇且羣士司刑皆在議刺赦宥之已詳而又欲免之亦不忍之心存焉耳雖然苟其罪不可赦亦從有司之議焉○李嘉會曰一人有罪王與三公羣臣盡心協力以議其罪果不可免人亦何辭

王氏詳說曰王制有三宥文王世子三宥之外又有必赦書曰宥而不曰三宥又有所謂辟者焉鄉士遂士縣士則曰免而又不曰三宥又有所謂會其期者書爲商頑民設也故曰宥不曰三宥又曰在辟文王世子爲公族設也故又云走出致刑于甸人而又有必赦之語此不曰三宥者三宥已見於司刺矣若欲免之且會其期豈有不至三乎

大祭祀大喪紀大軍旅大賓客則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道而蹕

賈氏曰大祭祀若祭天四時迎氣即於四郊大喪紀當葬所經道大軍旅王出行所經過大賓客四方諸侯來朝各由之而入並過六鄉路以是故各掌其鄉之禁令○鄭康成曰屬中士以下王昭禹曰祭祀喪紀軍旅賓客之大者與邦之大事大役

掌其禁令而蹕則以獄官掌之欲無敢犯而其所掌則有尊卑故也

三公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

賈氏曰三公有邦事須親自入鄉則鄉士爲公作前驅引道而辟止行人（鄭鍔曰使敬大臣）○王昭禹曰公卿大夫教治政事之所自出非刑官先而辟焉則有所不行故也

其喪亦如之

賈氏曰公卿大夫之喪死於此者及葬爲之前驅而辟

凡國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賈氏曰謂征伐田獵之大事故有犯命刑戮之事○鄭鍔曰民雖鄉官所治刑戮則在鄉士○黃氏曰權時之法，遂士中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鄭鍔曰考遂士以中士十有二人爲之先儒謂鄉士主六鄉之獄遂士主六遂之獄所以鄉士使上士官尊而人少遂士使中士官卑而人多者六遂去王國遠故官卑以六遂在遠郊外兼主公邑地廣人衆故官多今考鄉士之官雖用上士止於八人然又有中士十有六人又有旅下士三十有二人然則鄉之官多於遂矣先儒殆弗深考

掌四郊

鄭康成曰謂其地則距王城百里以外至二百里言掌四郊者此主四郊獄也六遂之獄在四郊（賈氏曰亦若六鄉地在曰所謂四郊非鄉地所謂野非遂地蓋公邑之在郊野者）王城外獄在城中○王氏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

鄭康成曰遂士十二人言各者二人分主一遂○王氏曰鄉士言糾戒之而遂士言糾其戒令者鄉治詳故鄉士不

特糾之而已又戒焉縣遂治略無所戒也違其戒令則糾之而已

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二旬而職聽于朝

賈氏曰去王城漸遠恐多枉濫故至二旬容其反覆也○王氏曰鄉七一旬而職聽于朝謹用刑也遂士以二旬縣士以三旬則遠故也

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瀆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就郊而刑殺各於其遂肆之三日

鄭康成曰就郊而刑殺者遂士也遂士擇刑殺日至其時往涖之如鄉士爲之矣○賈氏曰鄉士獄在國中不須言就此去郊差遠故云就郊也六鄉之獄并在國中不得言各六遂之獄分在四郊之外故須言各也

若欲免之則王令三公會其期

鄭康成曰令猶命也王欲赦之則用遂士職聽之時命三公往議之○王昭禹曰鄉之獄則王親會之遂之獄則王令三公會之縣之獄則王令六鄉會之所以聽而議之以遠近爲之差也

王氏曰士師爲王前驅鄉士爲三公前驅遂士爲六卿前驅縣士爲大夫前驅今鄉士以王會其期遂士以三公會之期縣士以六鄉會其期至於大夫則不復會其期此所以爲先可知矣

若邦有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遂之禁令帥其屬而躍

黃氏曰大事即大祭祀大喪紀大軍旅大賓客也鄉舉其目遂舉其凡不必言王所親也邦之大事遂未必盡與政令及之則聚其衆庶遂士掌其禁令○賈氏曰四郊之外無大祭祀大喪紀惟有大軍旅大賓客出

入所經二若有聚衆庶之事故總云大事聚衆庶耳

賈氏曰此雖不言夾道亦當夾道蹕也

六鄉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

賈氏曰六鄉近則使三公六遂差遠使六卿

凡郊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黃氏曰其事在郊有犯命者遂士專戮之遂獄在郊也縣士中士三十有二人府八人史廿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黃氏曰縣士所掌野獄自三百里至五百里稍縣都之餘邑王自使人治之者也家都之獄方士治之稍不爲家縣都則爲餘邑其獄縣士治之謂之縣士鄉法成於州野法成於縣稍縣都餘邑皆行縣法如遂總稱之曰野各掌其縣之民數合稍縣都之餘邑分爲三十二而各主其民數

也康成之說是

掌野

王氏詳說曰鄉士上士八人鄭氏以爲四人分主三鄉是二分治其六鄉之獄遂士中士十二人鄭氏以爲二人分主一遂是六分治其六遂之獄縣士中士三十二人賈氏以爲三百里之稍地地狹人寡以十人治其公邑之獄四百里之都地地廣人多以十一人分治公邑之獄方士十有六人鄭氏以爲四人主一方是四人分治其三等采地之獄然縣士之說賈氏失之賈氏亦本鄭氏之意而爲是說也縣之名不一而足大司徒四甸爲縣是二十里之縣也遂人五鄙爲縣是二千五百家之縣也載師小都之田任縣地是四百里之縣也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夫外而邦國內而郊里繫之縣師者

是天下亦得謂之縣也中而都鄙稍甸繫之縣師者是四等公邑亦得謂之縣也鄉士掌鄉獄遂士掌遂獄方士掌采地之獄則知縣士掌四等公邑之獄矣惟六鄉無公邑之田自遂達畿自二百里至五百里而公邑之田在是矣先鄭鄉士遂士之說謂百里二百里與後鄭同而以三百里至四百里爲縣非也以四百里至五百里爲方亦非也後鄭鄉遂縣方之說最合於經但以距王城二百里以外至三百里曰野三百里以外至五百里曰都爲都縣野之獄焉其意以爲四等公邑而二百里之甸所有公邑之獄遂士兼之故止於三等公邑也殊不知遂士之不可兼治公邑猶鄉之不可兼治六遂況縣士三十有二人則是以八人主一等公邑是四分治公邑之獄設官之數豈不曉然乎鄭氏得之於縣師而失之於士學者所未喻

各掌其縣之民數

賈氏曰序官縣士三十二人縣獄既有三處蓋三百里地狹人少當十人四百里五百里地廣民多當各十一人故云各掌

糾其戒令而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旬而職聽于朝

賈氏曰去王又遠故加至三旬○林碕曰鄉遂縣士糾其民數而戒之當其未犯有司之時其明于五刑以弼五教之意至矣所謂民訟以地比正之蓋有獄訟則鄉遂都家之長同聽之麗于刑則歸之士

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各就其縣肆之三日

鄭康成曰刑殺各就其縣者亦謂縣士也

若欲免之則王命六鄉會其期

鄭康成曰期亦謂縣士職聽之時○賈氏曰以其差遠不

使三公

若邦有大役聚衆庶則各掌其縣之禁令若大夫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

賈氏曰直言大役不言大事又不言帥屬而踶則非王行征伐之事謂起人役使民衆故直言各掌縣之禁令而已

○黃氏曰自稍以往惟共邦役

凡野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鄭康成曰野距王城二百里以外及縣都○黃氏曰野有大事謂其事在野者

方士中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易氏曰掌都家之獄訟者謂之都士家士獄訟成則告于方士方士掌都家亦以都家在王畿之四方故也

掌都家

鄭康成曰都王子弟及公卿之采地家大夫之采地大都在畺地小都在縣地家邑在稍地○賈氏曰縣士自掌三等采地之獄且縣士親掌之若方士遥掌之采地自有都家之士掌獄有事上於方士耳

聽其獄訟之辭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月而上獄訟于國

易氏曰聽都士家士所告之辭又辨其一死四刑輕重之書言上于國而不言聽于朝蓋鄉士遂士縣士自以其職而列於九棘下故曰職聽于朝方士掌都家不必職聽上獄訟于國而已○王昭禹曰三月而後上於國者則以其

所掌又遠其待之又宜久也

鄭康成曰三月乃上要者又變朝言國以其自有君異之

○賈氏曰即共之謂異於鄉遂縣士等

司寇聽其成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瀆以議獄訟

鄭康成曰成平也○鄭司農曰春秋傳曰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賈氏曰上三處言司寇聽之此獨云聽其成成謂采地之士所平斷文書

亦異於上也

獄訟成士師受中

王氏曰又言獄訟成前所謂成都家聽斷之成也後所謂成司寇羣士司刑聽議之成也

書其刑殺之成與其聽獄訟者

鄭康成曰都家之吏自協日刑殺但書其成與治獄之吏姓名備反覆有失實者○王昭禹曰書其刑殺之成則知其所犯之罪書其聽獄訟者則知其聽獄訟之人先王欲其獄成

而孚輸而孚者○黃氏曰書其成以與都家之聽獄訟者蓋都士家士也

凡都家之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方之禁令

鄭康成曰方士十六人言各掌其方者四人而主一方也

其方以王之事動衆則爲班禁令焉

以時脩其縣續若歲終則省之而誅賞焉

鄭康成曰縣法縣師之職也其職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野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方士以四時脩此法歲終又省之則與掌民數亦相近○黃氏曰縣法即甸法也後鄭謂縣師之法是也都鄙比法小司徒掌之此獨省其治野法然則都鄙有鄉有遂可知都家各有王者使方士省之因其聚衆庶掌禁令故使掌修其法禁

馭衆也

劉迎曰縣法司寇所縣象魏之法自挾日既斂之後方士以時修之至歲終則省其功過而誅賞焉以待來歲之再縣目先儒乃謂修縣師之法夫縣師地官之屬所掌不過邦國甸稍郊里之地域與方士之士治了無干豫況方士掌公卿王子弟采地之刑凡有罪則書其刑之成于國此正縣象魏之法也若以爲縣師五百里恐民之久而易犯

故以時修之至歲終而行誅賞也先儒誤以縣爲縣又以爲縣師之法亦已妄矣○鄭鍔曰彼既不屬鄉遂慮其法易以廢壞歲終將巡省之以行誅賞則不可不以時使之脩也

凡都家之士所上治則王之

易氏曰都士家士上所治之獄方士王之以上於國○黃氏曰都家後鄭說是言民不純屬王非司徒教法頒之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教之不至而入于罪戾治之者當任其咎故其民數其長各主之獨上其獄訟于國而羣士議法則冢宰所謂刑以馭其威畿內當有統也○又曰罪與法疑而讞者也訝士四方之有治于士者鄭謂之讞此乃謂之小事不附罪何耶

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黃氏曰案其職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故鄭遂以爲逆迓之迓與掌迓同掌迓固爲迓賓客也訝士獄官而送逆賓客者蓋有前驅辟蹕與司寇以下分其事賓客自外至則使迓士主之至其稱訝士者本爲迎受四方之獄云爾○李嘉會曰訝迎也王與易氏皆云以言逆人謂之訝有賓客與行人逆逆則訝也而掌諸侯之獄者罪刑所當諭亂獄當往成亦以言爲上也然大體以迎候防衛賓客爲急讀誓命及五禁亦言也

掌四方之獄訟

鄭司農曰四方諸侯之獄訟諭罪刑于邦國

鄭鍔曰諭其人所坐之罪與王朝行刑之意于邦國使四方知王朝所以斷此事者意如此也○黃氏曰罪疑於重輕法疑於進退則皆諭之○劉執中曰非其民之獄訟故曰諭罪刑于邦國

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

鄭鍔曰四方獄事有疑者來治于王朝之士師則先造于

訝士訝士乃爲之通于士師使其事無不達
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
鄭鍔曰亂獄其國之臣下奸名犯分彼内自亂無自致其
事以上達之理則奉王命以往而成之謂斷定其非常之
罪（鄭康成曰往而成之猶呂步舒使治淮南獄）○王昭禹曰成者使兩議皆成而莫之
虧也
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入於國則爲之前驅而辟野亦
如之居館則帥其屬而爲之蹕
鄭康成曰送逆謂始來及去也○鄭鍔曰邦有賓客至則
與行人之官送逆之行人掌其禮而訝士治其刑使人畏
也賓入國爲之前驅而辟在野亦然以刑先焉使人不暴
客也客已入館則環其外而蹕止行人（○易氏曰行人以禮言訝士
以刑言刑以肅其禮而已）
誅戮暴客者
王昭禹曰客者國之所禮而暴客則刑之所取也故誅戮
之
客出入則道之有治則贊之
鄭康成曰出入謂朝覲於王時也春秋傳曰晉侯受策以
出出入三覲○鄭鍔曰客之出入恐人得而犯故道而引
之有事當治於王朝則贊而相之此所以名官曰訝
凡邦之大事聚衆庶則讀其誓禁
賈氏曰大事者自是在國征伐之等聚衆庶非諸侯之事
則訝士讀其誓命之辭及五禁之法（○王昭禹曰誓禁之所施訝士
亦祀誓禁則讀之而已非掌之也必使訝士施刑故也）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六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嚴周禮訂義卷第六十二

朝士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賈氏曰其職掌外朝之法左右九棘之事主詢衆庶讞疑獄故屬秋官

掌建邦外朝之灋

鄭鍔曰天子有三朝一曰治朝司士所掌是也二曰內朝大僕所掌是也三曰外朝朝士掌之其官謂之朝士蓋天子五門外曰皐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外朝在庫門外嫌其非朝故名官特曰朝士法立則位正而儀肅然後君臣上下可以議獄斷訟於此矣或謂宰夫掌治朝之法不言建司士正朝儀之位大僕王眡燕朝則正位而不言建其法獨朝士言掌建邦外朝之法何耶蓋治朝乃日日所視之朝其法素明不待建而後立燕朝

大僕正王之服位而詔其法儀亦不待建也惟外朝聚衆庶凡厥臣民咸造王庭事非常有欲其物褻尤慮其體之不嚴此外朝之法所以特謂之建焉○汪昭禹曰外朝詢衆庶聽獄訟之朝其位有左右有前後不得以相踰越所謂法也○易氏曰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而小司寇掌外朝之政者政所以正其法者也小司寇汪於詢天下之政故其位止於公卿大夫庶民而已若朝士掌外朝之法則諸侯以至羣士羣吏咸在焉欲肅其儀所以必建其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

鄭鍔曰左右皆植九棘者三孤六卿其數九公侯伯子男其服九棘之爲物其心赤其刺外向其華白欲孤卿諸侯忠赤誠實以事上而以潔白爲義又欲其外示威儀使人無敢犯也槐之三公上公三人也槐之爲物其華黃其實玄其文在中坤大臣之位以黃裳爲元吉故取其黃論道佐王欲其入道之妙故取其玄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無成而代有終故有取於文在其中○易氏曰孤卿大夫待之以賓道故列其位於九棘之左公侯伯子男待之以臣道故列其位於九棘之右○李嘉會曰孤卿諸侯蕃衛王室故居左右○鄭鍔曰宮王之禮左爲王右爲客公侯伯子男其爵雖尊有爲君之道入在王朝則宜以王人爲先列公卿大夫於左則左爲王矣羣士亦在左焉左之所以尊之也羣吏乃在乎右右之以見其卑爾三公北面則以荅王爲義故列其位於三槐之前以至羣吏州長衆庶之徒皆所以斷庶民獄訟之中故亦各以位序而列於後所謂外朝之法其嚴蓋如此○鄭鍔曰或謂自士師以下名曰士者皆羣士也或以謂上士中上下士之總名羣吏則府史胥徒是也衆庶則六鄉之民是也三公面王爲最尊矣乃使州長帥六鄉之民在其後亦得同三公

之尊何耶蓋外朝之設正爲詢衆庶也王將詢之則三公引之以前而正王面王得以親問焉其在三公之後宜矣以鄉老觀之二鄉則公一人公在前而衆庶從其後亦其宜也獨使州長帥之蓋其平日屬民讀法而勸戒之有素民所聽從而不敢咈者也若夫羣士在孤卿大夫之後者乃上士中士下士而非士師以下之官明矣王朝之官上有孤卿大夫下有元士是其常也安有士師得預其後而元士反不在列之理元士在孤卿大夫之後則府史胥徒在諸侯之後亦其理也○易氏曰諸侯羣臣之並列於位者外朝之法斷獄弊訟於九棘之下者外朝之位初不必諸侯羣臣之咸集而後聽之也（黃氏曰外朝詢民訊獄諸侯適來朝則與焉小司寇羣臣面面詢訊不必備詢訊及之與羣臣爲一等歟）

總論

陳君舉曰內重外輕之患自古然矣滕薛兩君爭長於魯滕侯曰我周之卜正卜正無足道焉者而夸大言之五叔無官則蔡不得以高年先衛人情重內雖聖人不能禦此周人所以汲汲致意也外朝之法以王官位左棘之下以諸侯位右棘之下使若敵然不以朝廷臨寰外至於賓射則諸侯在朝與三公皆北面雖朝士位著有不設者矣至於燕則諸侯以齒敘雖射人之位著有不設者矣至於饗唯諸侯具十有二牢而諸侯之長獨得用十有再獻是則王禮之數何其過厚也又不徒爲是文具止也典命之法雖天子之三公毋過八命而九命必以待州伯鄉大夫苟出封也皆加一等致之於傳蔡仲周公之鄉士也而封蔡虞遏父爲陶正而封陳亦甚寵矣宣王之時申伯徂申韓侯徂韓爲之賦詩悅其就國之意撫綏慰勞及其私人及

其諸娣而雅頌諸詩自鹿鳴至彤弓自臣工至有客皆爲
下國來者作也夫然後内外之勢一而士無觖望所謂不
泄邇不忘遠者如此若夫王臣過國君則三公眡上公之
禮卿眡侯伯之禮大夫眡子男之禮士眡諸侯卿之禮庶
子壹眡其大夫之禮皆以爵爲差蓋卿不得踰上公大夫
不得踰諸侯伯孔子作春秋王人雖微必序乎諸侯之上
始不以爵爲差凡以尊王非周之舊典也
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
王昭禹曰地道尊右而卑左嘉石必在外朝之左者卑之
而示其辱焉肺石必在外朝之右者佑之而欲其伸也〇
氏曰左嘉石抑罷民也右肺石伸窮民也平者平治之平
也〇李嘉曾曰人之有病欲平安物平則安安則和也
鄭鍔曰或謂嘉石與肺石其一以恥罷倦不能自強之人
其一以通下情使窮困無告之民得以上達必設於外朝

者蓋自雉門而内則有禁其出入者矣惟外朝得入而至
焉庶使坐者有恥於其類窮者得至而無壅遏也
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禁慢朝錯立族談者
賈氏曰帥其屬當是徒六十人爲之〇鄭康成曰趨朝辟
行人執鞭以威之〇王氏曰以鞭呼趨則呼朝者使趨戒以警開也辟則使人避焉慢朝謂臨朝不肅
敬也錯立族談違其位傳語也〇鄭鍔曰野衆庶羣至於
外朝之地則有路寢而不知避所尊者矣必示以威乃知
畏也彼其生長於田野之間不知有朝儀則慢而不敬矣
未嘗有班序之列不知所當立之地則錯而不定矣未嘗
識朝廷之人則就其族類相與私語而談時事矣不有以
禁之於未然至其有犯而後誅焉豈忍爲之哉此所以帥
其屬執鞭以威之又從而禁之也
易氏曰王朝有三皆所以聽政此言外朝之政特詳於治

朝燕朝蓋不特諸侯羣臣之咸在雖州長衆庶與夫窮民罷民之類皆得羣至於左右前後之列其可忽乎朝士以鞭呼趨則呼朝者之趨於位也且爲之辟則使人避焉而止其位也位定然後爲之禁其慢朝者錯立者族談者尊君故也

陳及之曰朝士司寇之屬蓋法官也而掌朝儀位著蓋法官佐司寇議獄訟詰邦國刑四方其風采足以肅百僚振紀綱以之典朝儀則可以儀刑百辟矣漢侍御史中丞外總部刺史領侍御史舉劾百官自丞相以下舉法無所避每朝會則禁彈不肅者亦先王舊制哉

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

王昭禹曰彼失而我有之之謂得伺度而得之之謂獲○鄭

康成曰停而取之曰獲故易曰得難曰獲左傳所謂得器曰得得人曰獲春秋書獲麟得寶玉大弓凡此皆難易之辨○易氏曰古者建國面朝後市市近利而朝近義惟義可以正天下之利蓋人民有常業而或至於亡逸者○鄭鍔曰謂奴婢之逃亡者或幼小童穉不能自言其所在者貨賄六畜有常守而或至於遺失者於是凡得獲者則委於聽獄訟之朝告於議訟之士而不敢私焉以待其人而反之不使人之見利而忘義也至于旬亦既久矣物不可反亦不可棄於是舉之大者入於公小者歸于庶民之私是又以上下輕重而制其義也若司市言得貨賄六畜者三日而舉之與此異者市民之所集其亡易得其求宜速故三日而舉若外朝之所委則求者或遠亡不易得待之宜緩故必至于旬而後舉各當於義而已○鄭鍔曰外朝人所罕至故必十日而後舉市之所舉者不以予民而盡以入官以其物人之所自失非得者之功此大者公之小者與民亦以勞其能得獲之效不忘人功之意也

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期
期內之治聽期外不聽
黃氏曰凡士謂自鄉士已下治謂獄有過誤各以其期理
于朝則聽之
鄭鍔曰外朝正爲聽斷獄訟耳苟不爲之期非所當聽者
亦爲之聽欲使民無訟不可得也故立爲期日國中一旬
謂鄉士也郊二旬謂遂士也野三旬謂縣士也邦國甚謂
訶士也地有遠近故期有寬迫過期則不爲受理所以省
煩息訟也或謂外朝正以聽訟踰期而不聽無乃不能使
民伸其枉乎不知事之抑而不直者彼固不能久安也若
過期然後反覆是其變詐或生於意外又爲之聽則其證
逮所及擾民多矣此其所以不聽歟質人之官謂治質劑
者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甚甚外不聽所
以省市中之文書息民之好訟先王之治所以措於無事
之域者蓋如此
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
鄭鍔曰責如今之理欠也然必有判書可爲證驗則聽其
事判書謂兩書一札一書所與之數一書所償之數人各
執其半者也苟無判書則不聽小宰所謂聽稱責以傳別
是也○劉執中曰所以養信而省訟○李嘉會曰以治者
先經所屬如鄉遂縣士而後致朝士由是而觀亦不許越
訴明矣
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瀘行之犯令者刑罰之
鄭司農曰同貨財謂合錢共賈者也○王昭禹曰司關曰
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財罰其人所謂國法也若二人同
則一人犯令則并舉其貨財而刑罰施於犯令者一人而

已○鄭康成曰謂同貨財者富人畜積者多時收斂之乏時以國服之法出之雖有騰躍其價不得過此以利出者與取者過此則罰之若今時加賈取息坐賊

凡屬責者以其地傳而聽其辭

王昭禹曰屬責謂以己之財屬之於人而使責也○王氏曰以責屬人必使有傳傳必有地著其相抵冒而訟以其地傳來乃爲之聽治屬責而無傳有傳而無地著不知所在不可追證則弗聽也○李嘉會曰地傳者當主之人當時爲傳別者若今牙保也屬責於人有地傳爲之證則聽其辭而理之○黃氏曰屬責以貨財相委屬而有逋逸侵貸訟于官者牒以傳別之傳爲名地傳蓋互家相受所能共知鄭鍔曰屬字當爲親屬以財相貸著其所親之人爲證何則彼以親故或不能無相容隱之情證其曲直或至於傷恩故於法親不爲證但以其地相傳近之人證之乃爲之聽其辭如地傳之人有不知其事實則不聽矣○愚案黃鄭二說俱通若參以小宰聽稱責以傳別之言不若黃李爲平易

黃氏曰有責治以判書同貸行以國法屬責聽以地傳皆著聽訟之法也皆細事也無不得上達則民情無壅矣然教化素行民訟簡少幾外委之諸侯幾內委之家都朝士所治者甚寡朝廷雖尊而事勢常與民接故其法可行非

後世所能爲也

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

鄭鍔曰軍謂屯爲軍旅以攻圍人也盜賊或羣輩軍屯於鄉邑至於犯及家人其熾如此凡能殺之者皆無罪王安石乃以爲攻圍鄉邑及家則人得殺之其意謂既圍鄉邑矣又及吾之私家故人殺之無罪然與下殺之無罪爲不叶良由考之不詳強爲之說○易氏曰卑殺固聖人之所禁凡盜賊結苟其殺勢將倡驅而不可禦殺之無罪去天下之害也集徒黨已成軍伍而害及鄉邑及家人者

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

鄭康成曰謂同國不相辟者將報之必先言於士○賈氏曰士即朝士也○鄭鍔曰報仇者必告於士已書於士而士得之則以刑而論其罪已書於士而士不得其人苟是人後自得而殺之則無罪謂已告於公故也許之以報仇

讎所以伸人之私恩必使先告於公然後得以行其事所以杜人之專殺也既書于士矣及其既報則不論以罪蓋非私殺也

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

賈氏曰縣鄙謂六遂不言六鄉者舉遂則鄉在其中○劉迎曰刑之貶而以朝士慮之者蓋凶荒札喪寇戎之際法不寬減則民滋不安而盜賊之變起正朝士所當慮而今邦國都家縣鄙議刑貶也先儒以減用爲慮貶朝士何與於減用哉

司民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三人徒三十人

林碕曰外朝有司民猶司士之在治朝○鄭鍔曰天子爲天牧民則民者天子之所司官曰司民蓋天子司其牧養之事司民司其多寡之數而登之耳○王氏詳說曰天府

云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祭之

同其時掌之異其屬司祿爲地官之屬固然矣司民不屬地官而屬秋官者秋官主刑聖人用刑本爲好生耳○陳君舉曰司徒處縣役不時教化不至征賦不均則民犯法者衆故於刑官中設司民之官知其多寡與司徒相關今戶部刑部不相關刑皆戕民者也知所以愛其民則知所以謹其刑此司民所以列於司刑之上

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

鄭康成曰登上也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鄭鍔曰生齒則能食能食則成人戶口之所由始也版今戶籍也○賈氏曰國中據六鄉在城中者都鄙據三等采地及其郊野者郊謂六鄉之民在四郊者野謂六遂及四等公邑是徧畿內矣○鄭鍔曰不辨其國中都鄙郊野無以知其地之人數辨之使不相雜則其地之戶

口衆寡皆可見不異其男女無以知其生之種類異之而各從其類則他日嫁娶之年高下皆可知也每歲有死者則下之有生者則登之以知其存沒也○呂氏曰案周官媒氏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成名子生三月父名之也內則子生三月之末男角女羈以見於父父名之宰書曰某年某月某日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其二其一藏之閭府其一獻之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其制詳密如此重民之生也秦始皇令男子書年此特恐民避征役耳豈有三代重民之意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

鄭鍔曰司寇刑官也宜無預於民數大比之年則以戶口之數詔之何也以刑之繁簡民之息耗繫焉所以告之者使省刑而已司寇既得其數俟至孟冬祀天司民之日則獻于王以爲民之所以生者屬乎天亦隱有神者相之而其權在王王能恤天之所生則已得以省刑矣司民天之星也王者以名官所以法之也小司寇孟冬祀司民獻民數于王蓋小司寇每歲祀司民則獻每歲之數此則大比之歲於祀司民之時乃獻三年之大數也○王氏詳說曰司祿爲文昌三能之第六星司民爲軒轅角蓋軒轅十七星兩角有大民小民天文志所載明矣先鄭以司祿司民爲文星何所經見○鄭康成曰天府主祖廟之藏者○孫氏曰天府受民數穀數之藏司寇獻民數而不及穀數以國用觀之則穀數必與民數俱上司祿與司民亦同祭也蓋民數自生齒以上俱登之不得穀數之實則國用亦無所稽矣○賈氏曰王拜受之登于天府者重此民數民爲邦本故也

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

鄭康成曰贊佐也○賈氏曰內史掌八柄司會掌天下大計冢宰貳王治事皆掌大事故皆寫一通副貳民數藏之所以贊助王之治民也○鄭鍔曰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見民非特王之事而爲大臣者不可不任其責小司寇貳

之以制國用此言貳之以贊王治者司寇刑官也民至於犯刑以其貧窮而抵冒爾故言制國用意欲使三官知爲民富之術不至使之犯刑也司民掌民數之官耳民之貧而犯刑非已所得而知也以爲民者王所當治民有登耗則爲公卿大臣者當據是數佐王以治之使之繁庶而已故曰以贊王治（易氏曰此言貳之以贊王治小司寇言貳之以制國用者蓋之本故家宰貳之以制國用若司財之豐耗出於民民之繁簡係乎刑小司寇既敬刑以爲生民專掌萬民之數故止言贊王治而已）

司刑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鍔曰刑者民命所係大小司寇司之而士師以下行之非中士二人所獨得而私也名曰司刑者使掌五刑之書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

鄭鍔曰刑當與罪相應掌其刑書於此因其罪而附麗之則國法不濫而民亦無冤矣五刑之屬二千五百其至輕者墨刑也劓重於墨宮重於劓刖重於宮○鄭康成曰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劓截其鼻也今東西夷或以墨劓爲俗古刑人亡逃者之世類與宮者丈夫則割其勢女子閉於宮中若今宮男女也刖斷足也周改臏作刖殺死刑也書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辭者其刑墨降畔寇賊劫略奪攘撟虔者其刑死此二千五百罪之目略也其刑書則亡夏刑大辟二百臏辟三百宮辟五百劓墨各千周則變爲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

王氏詳說曰此言掌五刑之法案左傳文十八年季文子曰昔周公作誓命曰在九刑不忘鄭氏以正刑五流宥鞭

扑贖刑之四者爲九刑賈服以爲五刑一與八議爲九刑二說皆非也從鄭氏之說則是虞舜之世已有九刑矣不必周公時也從賈服之說則八議非刑矣況五刑之外不止八議如士師之五禁五戒司刺之三赦如大司寇之三典與夫糾萬民之五刑又非司徒之鄉八刑大司寇之三典與夫糾萬民之五刑又不止墨劓刖宮大辟之五刑果若是刑與司刑之五刑又不止於九刑也且以叔向之言明之叔向云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九當爲甫聲之誤也既曰禹刑湯刑以當代名其刑則穆王訓夏贖刑呂刑即甫刑也甫聲訛爲九也明矣周之甫刑與周公之五刑自不同周公之五刑其屬二千五百大辟小辟每刑各五百也穆王之甫刑其屬三千又以五等輕重而爲屬之多寡輕者屬多如墨劓之屬各千

是也重者屬少如宮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是已則是周公之重刑入重而穆王之重刑入輕矣又況穆王之刑贖刑也訓夏后氏之肉辟三千而作世輕世重其旨之謂歟

○陳及之曰春秋傳晉叔向曰周有亂政而作九刑然則司刑五刑之屬凡二千五百非周公之舊典其九刑之書平穆王訓夏作呂刑五刑之屬凡三千而大辟二百九今殺罪至五百比穆王爲又重然則九刑又穆王後所修律令歟雖然司刑所掌五刑而已其四刑安在蓋五刑者皆肉刑也而司刑掌之若大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于舂槀見於司厲故不闕鞭五百見於條狼氏金罰貨罰見矣司金若輕刑也與五刑併爲九百其詳不可得聞也班孟堅謂司刑之屬二千五百爲中典呂刑之屬三千爲重典以中典爲成周之制以重典爲穆王之刑非矣周公之制安有刑書其殺罪至五百安在爲中典也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以司刑二千五百爲周公之刑則孔子不應舍周公而稱穆王之制矣二千五百之刑決穆王後所修律令無疑矣使周公果有刑書而叔向不應曰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書序謂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今以周禮考之自有金罰即贖刑蓋又承穆王之制耳穆王訓夏贖刑而不言其先世則周公無刑書明矣有罪而贖亦非周公之舊今皆然豈有周公之際輕刑少而重刑多穆王之際輕刑多而重刑少耶漢儒所言皆未達也

林椅曰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然司刑五刑之屬各五百則三刺三宥八議之餘不必盡用也

若司寇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濾詔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

鄭鍔曰若司寇斷獄弊訟之時則執五刑之法往而詔之以刑罰之等而以辨人罪之輕重使輕不至於失其罪重不至於濫無辜一以書爲斷而已用刑書如伯州犂之欲上下其手張湯之欲輕重其心胡可得哉○王昭禹曰以五刑之法詔刑罰所謂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也而以辨罪輕重所謂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也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六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